

笥  
河  
文  
集  
四





卷之四





集 文 河 笥

(四)

著 笥 朱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文 河 笥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 者 朱 筠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平

六二二八上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王文治 王模 黃堅)

# 笥河文集卷十三

## 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乾隆辛卯冬十二月三日、秀水朱正甫先生卒於家。越明年二月、筠在太平試院、聞其凶問、哭詣寢門之外。喟然曰：先生、古之學者而當世之循吏也。今亡矣。歲在戊午、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壬申、年四十、試禮部。報罷、揀得蕭山縣教諭。秩滿、薦爲知縣。己卯、年四十七、引見、詔可。需次吏部。明年庚辰、知山東博平縣。三年、引病歸。又九年辛卯、年五十九卒。先生之爲教諭也、自陳知府以爲經義治事、當兼講。戊寅六月、雨縣大水。上書曰：芻蕘之見、不敢不告。一、西江塘、當改築石塘也。塘在縣西南、起臨浦、傅家山、極乎四都、褚家墳、橫五十里。江自富陽合徽、廣信、金華、衢、嚴、處、溫、七府之水南來衝之。霖雨滂霖、上游陡漲、而錢塘之潮朝夕兩上、相持不退、激而怒鬪。於時土塘庫薄者、當之先決。決則蕭山先壑、奔騰東下、山陰會稽所在昏墊是懼。此時雖蠲三邑財貨以爲金塘無及矣。然而蚩蚩者痛定輒忘、商人轉徙、不利則剗削之、農利灌輸、則穿穴之。蟻穴之潰、勢成滔天。是非易土塘爲石不可。然或以繁費苟安、歲於本邑、得利田徵錢四百六十貫備修築、不足。更假借司庫別項錢益之。費埒甃石、風雨浹旬、下民惴惴、立椿取土、遲則淪沒。今縱未能一切改建、亦宜審擇要害而先施之。段落丈尺、分年告功。豫假數歲、歲脩爲一年之用。若必不可、

宜做宋北海萬柳塘遺法。沿隄樹柳。不數年。根結隄堅。可斷民間剗削穿穴諸弊。保護土塘。良使一。龜山長山龍口諸閘宜脩復也。蕭山四面。故設圍塘。以攔外江之水。而內湖積露。無所歸宿。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於東北方建三閘。以洩水。運渠之水出龍口閘。由化由夏二鄉之水出長山閘。鳳儀鄉里仁鄉水出龜山閘。前人所以不敢專恃三江閘者。以三江閘在百里外。又爲山陰會稽諸水畢匯之區。其去水也較遲。不若於縣境立閘。呼噏巖壑之水。赴海多門。卽江塘溢八分下。如沃焦釜矣。比歲潦患少。啓閉久廢。卒逢暴漲。淤塞罔措。及其安也。又復忘危。於是動輒成蓄。卽如山陰所在之山西閘。昔蕭山大水時。嘗試開較其功利。殆不下三江閘。及今年往相視。外壅異昔。是雖沙水有變。亦無人爲之探畫。時時刷濬所致也。請檄下有司脩復。啓閉濬刷如法。夫蕭山爲山陰會稽上游。上游治則下流安。實三縣生靈無疆之慶也。知府得書。下縣勘。先生復書。請存長山舊閘以固內。而別建一閘於閘外。老墾塘露洞之間。通流接脈。通澇開放。可以佐三江閘之不及。又請開龍口閘外支港。或徑填築閘以內水門。用遏圍內諸水。滾滾逆入。又請溝通龜山閘以外雁山鼈山中間四五里。勿令水溢倒灌。使水由兩山至雷山入海。且曰。有塘以遏水。有湖以瀦水。有閘以洩水。三者備而蕭山治。又致書知縣力言之。知縣妒其言事。以爲必不可行。至八月。大雨沒禾。知府始急。從先生開長山閘洩水之請。轉送上官行之。而縣僅以安。後十三年庚寅七月廿三日。浙江大風。潮怒擊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縣人洶號狂走。嘆息先生之言不用也。其在博平。歲

辛巳。上南巡。先生當治道。獨騎一馬。從役四五人。沿馳道所在。循行。博平人爭荷舂鍤掃灑之具。先先生所行處。無有不治。先生騎往來。與父老勞苦而罷。及乘輿過博平。所治無失狀。他縣治道者聞之。相語以爲奇。陽湖龔友年二十。有異才。先生在筇坐中見之。與爲忘年交。友間自家過博平。謁先生。先生飯之。訖辭去。乘以驢。召僕手牽之。而先生躬自扶客以乘。曰。坤不敢以肩與煩。吾民送客也。友至京師。爲筇言。相與嘆息。已而友死。先生聞之。亦嘆息。初先生需次獲選。當行。筇作序送之。且請曰。先生其何以治博平。先生應曰。坤不敏。然竊願學陸先生隴其之治嘉定也。筇曰。果然。筇當望泰山之東。載拜載拜。已而果然。嗟乎。若先生者。殆行之而有其言者邪。抑能言之。蕭山而能行之。博平者邪。先生天性友悌。少從伯兄柘堂先生學。服習有宋諸儒之言。而私淑於其鄉先正桐鄉張先生履祥。在蕭山嘗校刻楊園遺書。是時甯化雷公鏐以副都御史提學浙江。先生及門稱弟子。及雷公請終養歸。先生與講論。往復於浙山閩水之間。斷斷儒者之風也。所著餘暨叢書二卷。靈泉筆記一卷。刻行。初治易。後考證五代史。論著雜文。竝藏於家。筇始及先生之兄柘堂先生門。乙丑。筇年十六。先生以應禮部試來京師。獲見焉。旣以應試來。必見需次一年餘。時時見及先生歸後。不見者十年。庚寅冬。筇使閩還。舟出嘉興。訪先生於家。先生爲筇設酒食。坐柘堂先生於上。語日連夜。絮絮道曩者。懽甚。漏下四五十刻。呼郎君出錦衾。臥客於書堂之東偏。明日同游澎湖。登煙雨樓。又送筇於舟。再飲而別。筇方謂先生年未老。遂其初服。他日有役於浙。數見先生不難。



而不知其不可得而見也。先生諱坤，字中黃，又字正甫。乾隆戊午科舉人，敕授文林郎，山東東昌府博平縣知縣。生於康熙癸巳某月某日，卒於乾隆辛卯十二月三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再娶金氏，敕封孺人。子三人，筠聞其卒而爲之銘，書以寄先生之子，俾更丐書丹刻於墓道之石。銘曰：石有玉，曷其琢。樾有木，曷其斲。瞰以瞳乎未之盡以終也，而吾心之降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甲戌成進士，實中武進莊君培因之榜。其獲廁名於會試舉人，則孝感胡君紹鼎榜也。歲在己卯，莊君卒，越十又九年，丙申，胡君卒。蓋先後二十餘年之間，同歲生之在者落落矣。胡君之爲人，工於德而拙於財，其卒也爲御史階五品，有位與祿於朝，又獨與一子舍其縣之館，朝夕矻矻以取飽，乃至貧死無以爲斂，以故，余偕同歲諸君往哭之，極哀。相與竭蹶出賻錢，謀所以歸君之柩者。明年丁酉春，柩將在舟，子聞若以余知君之生平尤詳悉，乞余文以豫銘其藏。余蓋泣而許之。君諱紹鼎，字牧亭，先世故江南歙人。祖世英，康熙初，征吳三桂有功，以宜昌鎮總兵卒於軍，賜葬荊州馬隍山，以一子蔭。祖母王夫人，父德麟，年十五，召見授守備，仕終廣東參將。母尹夫人，生母徐宜人，以君貴，贈王夫人。家故孝感，且卒，囑君之父曰：孝感文，若必家焉，以勸君子學。毋世武爲也。以故君隸籍孝感。君少力行，銳意於學，不問生計，師事向縣夏先生力，恕爲文章，有名聲。年二十九，始舉辛酉湖北鄉試。時生母徐已先卒，君事孀母尹尤以

孝聞壬戌。一上公車。十年不再上。然家貧。教授生徒。以給養。其蹤迹在湖南江西數百里之間。每歲盡心歸省。母問思之。君輒至。辛未。尹夫人老且病矣。病脾泄。君與妻程侍疾五閱月。入夜未嘗寢。至嘗母之羹。甘苦。以懼其漸也。其過於孝也如此。服除。始僭車。再北試禮部。成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編修。明年戊寅。試翰林。休致歸。辛巳。迎駕。明年壬午。春試。復官。充國史館纂修官。甲申。改浙江道監察御史。戊子。主雲南鄉試。妻程卒。庚寅。乞假歸。壬辰。來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轉河南道。逾歲而卒。君之在翰林也。不競於名。而舉其職。爲御史。不喜毛髮舉事。而言炎炎。克舉其大者。君以試事返自雲南。上言軍興。道路往來。所在有司。不臣無苛累里甲。其言具有條理。指實。上察之。以君言詢封疆大吏。固心重君言矣。久之。又上言京朝官有親年七八十。老且病。與終養例符合。而貪祿戀職。漠然不肯引退者。國家安用此人。奏上。召問御史父母在否。君對曰。竝物故矣。於時雖上寬。不以君言非責諸親老。不引退者。然亦不以君之言之非是也。嗚呼。君之守官。寔哉。君生平所不足者。不解治生。以故官京師。貧無過君者。余過君數。以爲言。君曰。子不指實爲吾言。吾不知也。余曰。適過君而君飲我。其肉可矣。君呼庖曰。烹豚之腰。必豚以來。君貧且不利一毛。而庖備肴邪。君笑曰。有是。更指言之。余卽起視其楹。責君曰。楹稱獸炭。若牀然。此工人治良金飾麗人之首。而三熾之。而君以燠其足。且今徂暑矣。不鍵之空室。而棄諸楹。宜乎君之嗜貧成也。君則大笑。無以應。然亦不改。獨居日益飲酒。汾陽曹君學閔過君。君方擁爐火。置杯壺焉。曹君曰。君飲病甚。而白。

酒在爐。奈何。君曰。子視之。我烏得錢取酒。而姑以水滌酒器。輒取自嗅之。解吾憂耳。可奈何。曹君過。余言。賊然愛之。余謂君之行所不足者止於斯。然則君誠足乎古人之行者邪。君未卒前一歲。且飲且裂其詩。焚之。比卒。手百餘篇授曹君之子夢齡。卑藏之。曹君爲鏤木以傳。余讀之。君之詩華與葉盡。而枯木存矣。然則君之詩之葉與華竟焚不可得見。可思也。君生於康熙癸巳二月二日。卒於乾隆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妻程宜人。其孝與君克配。先卒。子三人。聞若。聞起。聞苜。銘曰。崔嵬柏生。雨不澤以枯。鹽車服騶駟。食之不飽。箠脊而創。出蟲蛆。灑灑之谿。無肥腹魚。嗚呼。子有手不能自拮据。子有足也行趨。起曰。豐厥德於身。厥心有文光於珠。窮而死。孰嗇子。人乎天歟。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

余識祝君雲棟在乾隆己丑之春。君時名昂。方以戊子舉於鄉。來京師應禮部試。與昌平陳本忠伯思友善。余識之於陳君坐中。卽之。溫然君子也。陳君爲余言君之尊甫絜庵先生。僧之來。戒不得與名都熱客通。獨許一再至陳君所。陳君以此自矜。客能致祝君。而余時竊心重絜庵先生之賢。克以家法養厥令子也。已而君報罷。辛卯。再試禮部成進士。出上海陸君錫熊門。陸君。余辛巳分校所得士。於時君來謁。余稱門下門生。而余益喜得君過。從以爲重。其冬。余出使江南。比還朝。而君以甲午之秋聞絜庵先生之諱。以去。擗踊卽途來告曰。夫子其爲吾父銘。歸卽窆焉。其獲以言之立者。信其行也。敢見星以待命。余不獲辭。

於是次其家之狀曰。先生姓祝氏。諱元矩。字繩萬。一字絜庵。河南光州固始縣人。代以孝友居固始。明末流寇過縣。祝氏義不辱。闔族自焚死。有名壽者適外氏。一人免焉。三傳至先生曾祖昌。順治己丑進士。歷官兵備辰沅時。吳三桂猖獗五溪。守城死事。今上以修國史。追憫其節。特命史臣立傳。從祀昭忠祠。祖起浚。以貢生舉賢良方正。贈文林郎。父曰敬。州同知。以雲棟官主事加一級。遇恩贈奉直大夫。如其官。先生生八歲而孤。與兄元城以友愛稱。師事從兄元仁。執弟子禮。如古人。元仁官高安。先生從之讀書。南方卑濕。得胃痛疾。遭試輒發。中年輒棄舉子試不赴。而躬束嘉幣。延禮宿師勸諸子學。一時黃岡張石可。望江檀默齋。桐城周汝和。皆老於文字。爭樂就先生。先生與諸宿師反復上下其議論。往往缸紅酒熟。夜久韻清。諸子琅琅玉立。環侍以聽。至今河南人猶稱道之。及諸子學成名。聲度越諸府縣右。視學使者按試至光。欲選拔諸生入齒國子。祝氏人人恂恂奕奕。校行與文。並在異等。使者嘆曰。生何不落布諸府縣學。而羣生祝氏邪。河南人相傳以爲嘉話。先生鄉居。僦儻好施與。歲丙子饑。邨落喁喁有餒色。先生盡出藏粟。減價糶之。鄉人賴以濟。長子靄楓知桐陵縣。丁亥大水沒民田。靄楓方請上官振貸。先生時視子在縣署中。趣呼靄楓曰。汝民溺而饑。可待邪。汝其出俸錢。佐以家貲。糶米食其極餓者。其冬水涸。而民或無衣。先生躬率婦督家人縫綴絺衣若干領。給民禦寒。縣之民謳曰。我父母之父母。我緼我糲。嘻。永永乎爾壽。先生初生丈夫子七。用列宿奎。婁。昴。柳。胃。虛。名其六。庚寅虛卒。辛卯胃卒。先生才之。呼諸子名。輒牽連而

哭之哀。於時諸子爲之不安。悉改名。數年竟卒。先生生於康熙癸巳年十一月十五日子時。卒於乾隆甲午年六月六日申時。年六十有二。學貢生。累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額外主事。加一級。配閻氏。康熙戊辰進士。原任廣西學政。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錫爵女。累封宜人。長子灝楓。初名奎。拔貢生。前江南池州府銅陵縣知縣。次霞標。初名婁。國子監生。候補州吏目。次震棨。國子監生。出爲先生兄後。次雲□。初名柳。戊子副榜貢生。候補景山教習。次雲棟。初名昂。辛卯恩科進士。刑部督捕司主事。加一級。次冒。優貢生。先卒。次虛。縣學生。先卒。女一。適貢生曾椿。孫孝常。孝任。孝問。灝楓生。孝任爲冒後。孝同。孝永。雲棟生。孝奕。孝崧。冒生。銘曰。

淇淇潭水中。駢珠珠。再滴兮潭爲枯。陵青青上。欝嘉木。木葉落一一。陵頽而禿。藏之藏之。潭抱陵。陵載曾。潭載激。祝爲興。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鄒慎堂先生墓誌銘

余所得士浙江道監察御史奉新鄒君玉藻。將以乾隆丙申冬十月五日卜葬其封翁慎堂先生於比縣安義盤溪之庇蔭山。先以秋七月請假於朝。且視其母戒行。母太宜人。以書來止之曰。汝在官不得輒顧私。吾健無煩汝視。汝父葬事。有汝弟玉階在。汝母來。其所知。或曰。君方有母命。葬有弟。君在朝。來年將有使事。用大光榮於厥親。君止勿行。宜。君蹙然曰。玉藻。歲辛巳。奔父喪。雖得第。於送吾父死憾焉。今葬下。匱

又忍不送。玉藻懼無以爲父之子。益曰：順母命爲孝邪？卽行。來辭於余曰：先生其爲作窆石之銘。余曰：卽君以忠信歸葬，封翁法可銘矣。封翁少極貧，罷學去市酒，積錢供親養。後與兄及弟以鹺業大豐其家。旣而兄弟議曰：吾家鹺業益起，常遣親子敏者一人佐治之。是時御史年十八，讀書敏，當出治鹺。先生慨然曰：不可。吾今日謝鹺課，此子讀書矣。他日鹺有贏，兄弟自有之，吾不與也。去宅一里，臨河度高阜，立書堂以居。御史每夜分，則獨身提一壺酒，間雜肴，瞰書堂戶有讀聲，徐徐款之。出酒肴，勞御史。父子歡飲而去。若戶樞燭滅，則擲酒肴於地。來日御史開戶見擲物，惶恐走謝過。先生訶督之久，乃解。以故御史學有立。後先生卒，御史入翰林，竟守先生治命，不受兄弟分息一錢。先生故多隱德。年二十餘，美丈夫也。以季弟應搢，滯甯州，走三百里求弟與婦，間視甯闔閭，間可居酒。旣歸，復往甯，則治酒肆。肆日起，他日購草屨於鄰婦，鄰婦亦美目挑焉。先生旦而闔肆，悉賣造酒具於客。客曰：若何遽棄此佳肆？先生曰：某年少思家歸耳，絕口不言鄰婦，已而爲奇計，輒售橐金。自江西省中歸，將度西山，飯於潭園之逆旅。逆旅有小兒隨其兄，不良子行，色餒且慘。先生問之，兒曰：我石鼻雷家也，則指其兄以顧先生。兄且數其弟曰：若不肯食於省肆，欲歸食於家，終餓死石鼻雷耳。慘何爲？先生曰：是兒日未食邪？就我食之。兄則引共肆曰：若食孰償？若錢？先生笑曰：我自給主人錢，汝弟食，汝亦食，人孰無不持錢時邪？盍來共食此。於是兄愧而弟喜，就先生飽一餐。訖，先生復謂其兄曰：此去石鼻尚十餘里，小兒足疲矣，汝與宿此。一旦吾留錢爲汝弟賃籃輿。

歸何如。於是兄弟再拜謝曰：翁何長者！然日曠矣。翁行有戒，可止石鼻。問我父雷老宿也。先生前行，望石鼻僅一里，遭盜四五人，問何止，則應曰：暫止雷老家，盜解去。先生急問雷老，且止宿焉。且告以情。雷老曰：翁急從後戶出。我遣人導翁越山後行。翁無慮。比夜半盜至而先生行。時時舉此以告諸子曰：有一善者，報不遠也。先生遠祖宋諫議，國墓道有比縣某竊載其父，匿穴地瘞焉。鄒氏聞之，閔然聚族而往，將發其匿而投之水。會先生自外歸，急止之曰：請鳴之縣。縣反右瘞者。先生率族人鳴之府。府勘實，檄縣遷匿。且行杖焉。先生請曰：免某杖而遷，匿速足矣。某後聞先生止族人之發，匿也，則踵門叩頭而泣。其以德感人如此。以故里中有曲直，輒就先生平之。不復之縣門者幾三十年。先生秉性正直，不惑於神怪。有從兄某，遘疫疾，昇而歸。舉家染之，病戚子二子，守之輒死。先生獨往，藥且食之，或阻先生。先生曰：不往者若親屬也。不病死，餓死矣。疫夜見鬼物，愴恍若來。即人病者，輒互相語。有巨鬼長過屋，尾影三三，障燈而行。立先生叱之，鬼滅。病已前後疾視四十餘日。人以是稱先生仁且勇也。先生遇歲餓，購米食路人。有鬻子者，爲贖之。夏漲河圯，見墓骨。先生輒遣人囊拾覆之土。凡一善之細微，無不爲也。先生晚病，食不下。庚辰冬，御史留京師，應禮部試。聞父疾，急歸。其年十二月三日抵家。先生撫之霍然愈。明日飯矣。明年辛巳正月，趣御史行應試。詞甚決。御史行十日而先生竟卒。卒日無病，顧語取小木箱來，檢屋契數紙，火之。曰：某某貸吾金以契質者，及吾火之，勿令兒輩奪人竈廁也。俄召其弟應搢至，曰：若善誨諸子，視我。我行無他。

不克終吾母養爲恨耳。遂卒。先生諱應挺，字永克，一字慎堂。世爲南昌奉新人。唐宣宗布衣交清隱居士恆之裔也。二十四傳至諱希文，爲先生曾祖。生得風爲先生祖。生廷芳爲先生父。先生以子玉藻貴。遇覃恩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其例贈官不書。生於康熙庚辰年十月朔子時。卒於乾隆辛巳年正月二十九日戌時。年六十二。配余氏，封安人。子二：長玉藻，中辛巳恩科鄉試舉人，丙戌進士，以翰林院編修改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次玉階，南昌府學增廣生。女一，適靖安學生舒謙福。孫二：文杰，玉階生。文起，玉藻生。銘曰：藍塘鄒，幾千戶。駕幸山人其鼻祖。千年生翁，厚直心古。報雙鼓，天公知汝。庇蔭山阡，佳哉栩栩。

封光祿寺署正候選州同知王君墓誌銘

乾隆乙酉夏五月，大理寺左寺丞王君若常，聞其父封翁鳳岡先生之赴，奔喪南發，將謀卜葬。介從余遊者顧生之慈來乞銘。余自壬午冬，從內弟寶坻王司務振聲座上始識左丞。左丞舉止退然，若不勝衣。坐久，舉觴行籌，令章秩然。卒飲極歡，詞整以適。余從司務詢其系氏，而熟觀其爲人，稱其爲名家子也。癸未之夏，余過昌平，陳伯思本忠會左丞之封翁亦至。問翁年五十餘，而狀貌類四十者。鬚眉見白，神采煜然。是時方午日之後，稍稍談其故鄉風土之美。龍舟簫鼓之喧闐，與其少時意氣之豪且盛。而若忘其老也。翁又爲余言其大父中書公，實爲東海徐氏之館甥。方東海盛時，隆隆震爍人耳目。或以飛語中之，卽拂衣去。蕭然林下者殆三十年。終其身不復出。其高風逸致，若不可卽。而聞翁之言，猶可想見之也。又言中



書公家居時。嘗自爲圖。圖其家人爲一卷。藏家中。暇當出以相示。幸爲余題之。余許諾。少旋罷去。伯思謂余翁且老矣。而其精神直過吾輩遠甚。余私歎翁能不忘其先人之美。而言之詳悉如此。翁亦前輩風烈也。其冬。顧生來從余學。生卽封翁之甥也。與左丞爲中表兄弟。間偕左丞持中書公圖一卷來余家。云封翁已南還。而留語致意於余。爲跋其卷尾。余開卷卒觀。見前輩趙公執信、鄧公鍾岳諸先生之事迹。羅列輻輳。方逡巡不敢下筆。久之。未有以報翁命。越一年甲申冬盡。而翁已下世矣。悲夫。按狀。翁諱鳴。字太升。別字鳳岡。先世浙之分水人。宋末有諱夢聲者。始來崑山州。元初爲州學正。以名宦祀其地。遂家焉。已而崑山析爲縣。自是爲縣人。代有達者。自學正十有四傳。而至翁之曾祖諱涇。縣學生。祖諱緝植。康熙乙卯舉人。丙辰進士。仕爲徵仕郎。中書科中書。父諱廷然。歲貢生。以仲子鶚貴。誥贈奉政大夫。福建臺灣府同知。而中書公並得賤贈。亦如其官。贈公有子六人。翁最長。天性最摯。逮事王父與其父母。並曲折能得其權心。王父父母尤愛之。年二十餘。父欲爲之入貲使仕。翁曰。兒不忍去父母側而之官。父母必欲兒官。當使仲。父母亦重憐其意。卽聽之。而爲仲子鶚入貲爲福建泉州通判。父母尤以仲之始仕也。輒命翁與偕。翁行在泉半載。謂仲曰。弟任辦此。吾歸侍父母耳。自是終父母之身不復遠遊。母歿盡哀禮。父疾甚。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泊卒。毀哀骨立。遵父遺命。營葬於先人之兆旁。先是父命翁兄弟並析爨居。至是父卒。所遺產不足以舉殯事。兄弟相顧。欲待仲來辦之。翁泣曰。父母之喪。而必欲有官者始辦。然則不官者不人。

子邪。趣斥賣所分田。治喪事。於時兄弟爭出田。恐後。比仲歸。而一切身棺窆窆之事悉舉矣。久之。服除。仲再官閩。翁往與居者二年。相得懽甚。後仲官濟南。翁復往就之。兄弟篤好如束髮時。其善於孝而厚於友也。略如此。子若常。官光祿署正。翁一來視之。比遷大理丞。再視之。其撫之以慈。而誨之以正。以故若常所至。必守其庭訓。不懈於職。後以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秋去。其子南歸。歸之明年甲申。若常以書往迎其父母。欲俱來。未果。以其年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戌時卒於家。翁生以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十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五。嘗入貲爲州同知。未仕。歲辛巳。覃恩誥封奉直大夫。光祿寺署正。加二級。如若常官配。錢氏。候選州同知同縣某女。封宜人。子一。若常現官大理寺左寺丞。婦姜氏。女四。長適監生同縣龔燾。次適兩浙嘉松鹽運分司運判陳燮。餘未字。孫四。福奎。福璧。京星。京胃。孫女一。余以翁之生不及爲題其所囑先人之圖蹟。而其歿也。左丞又以謀卜窆石之辭爲請。雖不文。不敢辭。銘曰。

公生名家。子賢孫佳。不躋於耆。永昌厥嗣。人於斯。

### 先兄仲君墓誌銘

嗚呼。我朱氏自浙江之蕭山遷於北。蓋在明末國初之間。籍以大興。而卜葬於宛平西山之麓。二老莊之北原。我祖我父兩世壙。皆未獲銘。有銘自吾兄仲君壙始。兄諱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曾祖諱必。名用。弟珪。官贈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祖諱登俊。內閣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西安府懿

屋縣知縣。祖父並贈如曾祖官。曾祖妣白。祖妣何。繼祖妣馮。妣徐。並贈夫人。仲君行詳筠所纂行狀中。茲故略。君少多疾。年十五始讀書。乾隆六年辛酉試爲順天府學生。年二十八中順天庚午科舉人。明年辛未成進士。仕爲山東濟陽長清兩縣知縣。其治兩縣有仁聲。己卯年三十有七。移疾歸。侍父左右克孝。而悌於兄弟。父歿。不出。學釋氏之學。澹然自謂有得。以癸巳年閏三月十四日示疾卒。其生在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兩娶於劉。前涿劉氏。後寶坻劉氏。並先卒。先葬。而兄合其右窆焉。乙山辛向。在吾父吾母所藏之左側。子四。錫秬先卒。錫田。錫召。錫珏。女一。適通劉錫爵。孫一澍。銘曰。昔維摩詰尊者亦曰居士。吾兄仲君居師其旨而字曰維。竟示疾不起邪。其字之從又曰豐。豐胡命之否。葬於西山之趾。尙豐其孫子。

從子錫秬暨婦裴合葬墓碣銘

筠從子之第二曰錫秬。字恆之。實仲君兄之長子。錫秬死時年十九。乾隆己丑冬也。歲甲申。筠與仲君侍先大夫。錫秬年十四。趨庭而過。仲君竊語筠曰。若曹何時獲成立耶。筠曰。兄學道者。有子則正教之。若私豫計其成立與否。未爲達道也。仲君曰。弟言然。其秋。遭先大夫之喪。石君弟自福建奔喪來歸。旣畢葬。石君在讀禮次課諸子學。錫秬頗嚮學能文章。厥父與諸父益憐愛之。丁亥春。除先大夫服。錫秬從石君之官湖北。娶於裴。裴父昇文。官江西之甯都。故聞喜爲曲沃大姓。自江西迎婦來湖北。已而偕歸京師。錫秬

與婦宜其父也。越三年己丑，錫秬試於縣，擢童子試第一。知吾縣者桐城張公曾份，亟賞之。果有文也。其冬，錫秬病嘔血，頗篤。婦裴，則避人割左臂和藥以進。或覺之，錫秬既飲藥，病有間。數日轉劇，蓋不及應督學使者試竟死。於時婦裴扶創哭泣，毀甚。仲君彊慰之曰：「若已舉女矣，俟若夫弟錫田娶生男，卽爲若後。慎勿毀。」裴頷之。庚寅，錫田受室李。辛卯秋七月生男澍。其日，仲君咳而名之澍。呼婦裴謂之曰：「吾已告於先廟，以澍也。」子若裴泣諾。又明年癸巳春閏三月，余兄仲君竟卒。嗚呼！自仲君卒，裴病若日日卽死者，已而輒不死。蓋先是自錫秬之死常然。古所稱未亡人者，裴其稱邪？錫秬死以己丑，又九年丁酉秋九月十有七日，婦裴竟死。嗟乎！裴之節以年不及請旌，例不獲著。然其身雖病九年，稱未亡，自夫之亡，其心已亡。其志堅節苦矣。胡所天錫秬以才而夭死，而錫秬之父仲君以涵煦醇德不及於中壽，冥冥者若不可知。然筠竊以爲吾兄仲君之醇德，其子錫秬之才，與婦裴之節，具在吾家人間之而信。所謂可知者天耶？錫秬生乾隆辛未年五月二十日，卒己丑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年十九。婦裴生癸酉年九月十六日，卒丁酉年九月十七日。年二十有五。錫秬之死，兄仲君卜地先墓之西南，隔河負坤抱艮，東北向溝面壘，以望厥祖。其卒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今以乾隆四十二年冬十月十有二日，舉婦裴棺合焉。子澍、女曉姑。銘曰：白楊青青，距吾先塋。河流澌澌，枝葉生。吾祖之藏終古。汝父母耐茲土。汝魂隔河望母苦。諸父嫁汝女。汝有嗣子主。春兮秋兮奠汝醕。

國子監生范君墓碣銘

君諱文聯，字捷芳。先世明洪武中有諱斌者，以名醫自嚴之。建德召至南京，補太醫院士，遂家焉。實爲宋文正公之十四世孫。七傳而至君。以伯父諱懋脩無子，爲之後。君家故豐，至是業中落。君欲棄書以奇計走四方，念母老不忍行。母終喪畢，雍正乙酉，君年三十有五，乃告行於所善親戚。親戚多奇君者，則共資佐之。走京師，用蠶硯之術，屢致數千金，輒遭火，負貸且累鉅萬。君初不以屑意，其爲計益奇。二十年中，三火而家益豐。業旣成，則置酒樂大召客。陳金於堂，再拜曰：「諸君德我甚厚，我數累諸君，諸君不言，我固念之。今日乃獲不以相負，則舉金合券，徧歸坐客，卒飲竟日。」極歡。人人歎服，以爲范君果奇士也。乾隆甲戌，君年且六十矣，謂其子曰：「吾少孤且貧，去吾鄉來此謀衣食，吾來時鄉之親戚常假貸我，我自念義不負人一錢，今遊久之，未有以報其人存否，不可知。吾老矣，此事不足以望汝曹。」即日束裝南行。至江甯，江甯親戚聞君號鉅富歸，且償負。而年又久遠，人人踵門自言，盡君所假貸者。子若弟也，而君所實假貸之家，或轉徙他處，倉卒無以辨。君則早出走，酷日中入則臥而思之，至夜不寐，必曲折諮度，無毫髮差。有一人，其家一寡婦存，一子纔襁褓耳。君具問訊，知狀，歎曰：「此真吾所知某死矣。」卽出金倍子母悉償之。無一失者。君意始慊然，然用是心力亦竭盡。其年復來京師，卽病，病三年而卒。且卒且言曰：「吾故好讀書而未成，而兩子已習吾業。第三子鏊其成，吾之志君居恆不苟言笑，曰言之發也不當，後將悔之。」嗚呼！君之言行

卓然有古君子之風。君治家內外以整肅。其教子嚴而勛之厚。以故三子皆文而賢。配陳氏。以淑慎佐君。起家。其撫諸子以慈。於子之師尤盡禮。子三人。長銓。娶陳氏。次鐘。娶張氏。次鏐。子兄冠山之壻也。又從余遊。陳孺人之卒。囑余兄之女。告余曰。幸先生卒。俾吾子成學。吾所慰也。嗚呼。余茲誌此。實誌孺人之言。女二人。長適同縣葉均。次未字。卒。孫四人。銓所生者淵。澧。澧所生者溶。君生於康熙乙亥三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丁丑八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三。孺人生於康熙丙戌十二月四日。卒於乾隆癸未七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八。君卒之七年癸未七月。子銓始卜葬君於江甯之東鄉。葬之月。而孺人卒於京師。越三年乙酉。子鐘。子鏐。始奉孺人之柩南反。卜以其年十一月十有三日與君合祔。臨發。銓。鐘。鏐。偕來乞銘。曰。將以是封。余謹銘曰。

維計之奇融。何傷。以信信義。償死而生。以教子立。必詩書之望。有曜厥配。反厥土。以永永藏。按鏐後更名鏐。

### 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史先生墓誌銘

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宛平史積容。從余遊者十有二年。相得甚歡。乾隆丙申。將奉其尊甫漢英先生暨母程太宜人柩。謀歸葬於餘姚之故墟。而亟請余豫銘其藏。曰。積容獲先生之詞。以慰吾親。急於獲吉卜也。余曰。漢英先生實與先太夫人爲中表兄弟。余分當爲藏之銘。況重以積容之固請邪。先生諱全義。漢英其字。史氏出溧陽。後遷浙江之鄞。再遷餘姚半霖村。又遷山陰梅墅。曾祖諱曜宗。祖諱在篇。歷官山東。

章邱縣知縣。開河利民。民廟祀之。父諱玉節。康熙初。早遊京師。隸籍宛平。受知於新城王文簡公。一時徧交秀水朱彝尊、仁和湯右曾、慈谿姜宸英、錢塘查慎行、崇明何焯、長洲汪份、諸老輩有名。仕至四川威州知州。晚歲學仙。年八十餘卒。先生爲威州之少子。生於四川。比長。兄知義通判浙江之衢。安徽之池。並從在官所。早年一遊四川及廣西。後就幕於山西。所在最久。竟卒於山西。先生雖從父兄歷官。然其初生遭父之罷。兄兩官並閒。曹冷地。且其人長者。不名錢俸。入直自給。以故先生早食貧。年三十餘來京師。求爲小官。不獲選。則去從幕遊。學爲刑名家言。然本性益長者。歲所入脯金。微積則付之友。令爲賈。賈有息。則喜。益付之。久之。友來謁曰。嗟。賈不逢時。并前息俱盡。先生則一笑罷。無他語。其貧如故。其所遊幕主人。以其長者故。重先生。先生每遇獄之當死者。固欲生之。不可得。則太息書寄其子。積容曰。吾不幸不學而爲此。此非人所爲。汝其益勸學。積容聞之。以自警。用是學有成。先生在山西。獄有男子調一婦人。倉卒持其手而逸。婦慙。雉經。先生以爲婦烈。當旌。而調者無強暴狀。疑可杖而生之。爲申文具上。上司駁曰。近法持婦人手而死者。絞。輒予句縣之幕。何諄邪。縣幾得過。於是俗吏相譁曰。史先生乃以囚擲官。先生則自謝去。貧益甚。會積容成進士。官禮部。山西諸縣乃稍稍更請延先生。人以是嘆天之報先生之厚於仁也。歲辛卯。遇覃恩。先生竟獲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如積容官。雖貴。貧尙如故。尙就幕於山西之臨。遇疾而卒。卒年五十有六。生於康熙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乾隆甲午四月二十一日。元配程氏。封

宜人四川潼川州知州之璋女。早歸先生。既成禮。而依於妯娌。以食。自嚮至池。先生數出遊。宜人日一糜食。督積容識字。積容出就傅。入必切誨之。積容日日見母之自飲其淚也。及先生幕遊。則從在山西。後從之京師。先生出遊。則獨居。益督積容學。及積容既官。受封。乃以積痼。目失明。三年而卒。卒於乾隆癸巳五月十四日。生於康熙庚子十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四。子積容。乾隆辛卯進士。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娶陳氏。翰林院檢討。昌平陳本敬女。女三。一適大興縣學廩生朱錫紱。一許嫁漢軍候選州同知壽星保。一許嫁通劉壞。嗟乎。余幼聞先太夫人謂余外王母史孺人與先生之父居山陰時。共宅一區。中表兄弟視兄弟。其後先生之兄自嚮及池。至京師。必主余家。自是兩家情益親。乙酉。先生命子積容從余遊。余實弟視之。而事先生若母之親。黨然。癸巳。余在江南。聞程宜人訃。甲午。先生之喪。至自山西。余竊愴然感慨於心。今年丙申。又獲銘先生與宜人之藏石。俯仰三世。其於史氏之故。故詳銘曰。

永福。

### 史先生墓碣銘

先生姓史氏。諱猶興。初名積書。字若蒙。有德不耀。以方正孝友諸生終其身。筓之外。王母。先生之王姑也。乾隆丁巳。筓從先生遊。方九歲。時先生年二十有四。越三年庚申冬。先生去筓家館。他氏。筓幼事先生三



年略知先生之制行也。史氏出漢溧陽侯崇。三十傳至惟。則當宋時。徙鄞。又九傳至昌孺。當元時。徙餘姚之半霖村。明中葉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有葬所焉。先生曾祖諱在籍。官章邱縣知縣。開洛坡河以利民。民廟祀之。筠之外王母之父也。祖諱完節。官石埭縣知縣。有惠政。父諱志義。個儻尙氣。以無恆業故貧。先生館筠家時。父與先太夫人爲中表兄弟。數過筠家。先生侍父貌甚謹。先生之兄積詩年三十矣。未授室。居忽忽爲牧犢子之悲。數來館中。與先生共土榻臥。臥且病。嘔血良劇。先生則夜起抱兄坐。而以竹器紙藉其中。手承兄所嘔血。且慰解之。兄嘔益甚。比日出。筠踉蹌入館中。見榻間竹器血盈者八九。先生顧兄息少定。臧然捧器而出之於外。逾年兄竟死。是時見者皆言先生之侍疾克友也。弟積禮。慧巧而好博。鑿以遊。先生數抱持館穀爲弟償負。久之弟竟以博死。先生哭之。益自悲。當是時。先生屢試於鄉。不獲舉。歲戊午。試卷幾獲舉矣。以謄錄生誤倒寫先生所作孟子文曰。規方矩圓。主試者輒黜罷之。先生益窮。初娶於魯。魯翁遘官事。破其產。徙家而南。已而癸亥先生遭母喪。獨與老父居。於是益顛躓。無所向。會先生之舅袁先生儒行爲定。與教諭先生舉家往依之。而身獨走保定。授經。用嚴課其門弟子。弟子從遊者日以進。定與去保定百餘里。歲時節候。先生謁館去省。老父雖貧。歡甚。婦魯亦撙節。先生館所入。供甘旨無闕。定與人咸稱道之。然父故個儻。亦篤嗜博。數謂魯曰。新婦食吾旨而甘。不若吾博之甘也。取兒館所入來。魯不敢言。謹進之。父輒去與博。徒遊。盡日反。冬寒。先生自保定裝裘裘以遺父。父

亦質而饋博。退而反舍。不言寒且饑。倜儻如故。先生歸。輒泣諫。父笑曰。吾助窮者以錢。欲人德焉。何如吾無德名。而窮者受吾錢之益邪。先生泣不言良久。父頷之。先生益竭。歷爲父具一裘。躬具旨與甘。偕婦進之。父衣裘卒餐罷。顧曰。吾姑去博徒所。束手觀之。何如。則觀繼日以夜。先生輒往侍立。不敢言。父顧曰。去。蓋觀十餘日。而父博復初。凡先生在保定館所入。爲父博所盡者十七八。先生雖輒泣諫。父而未嘗怨也。先生嘗以國子監生從吏部試職。可就河工。得小官以給養。自願行方不利趨走事人。以故不行。歲庚辰。筇弟石君以翰林出爲福建糧驛道。請先生俱行。先生顧父老。父趣之行。居五年。中間石君一攝鹽道。先生佐其事。鹺商者或以數百金爲先生壽。先生卻之。他同事者受之。先生聞而未嘗言於人。其介而恕也如此。先生在福建。客或饋酒食。對之愀然不舉。以父之遠不得養也。久之。甲申春。得父書。字書敬衰。不如其恆。先生則泣下。辭石君即日歸。歸而問父故無恙。作書時會不適耳。先生顧父須鬢皓白。退而歎曰。吾歸晚矣。則朝夕歎。越歲乙酉。疾作。比卒。執父手曰。兒不獲侍父終天年。天乎。竟以其年秋八月三十日卒。先生生康熙甲午秋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二。越六年辛卯。父亦卒。父子相次葬定興南門外西塚莊。以先生僑寓定興久也。子兆蘭。先生臨沒命來從筇學。後十又五年戊戌夏閏六月。兆蘭以偃師武億所作先生狀來乞爲碣。揭先生之行於墓。筇謹以昔所見聞。參狀以徵。爲之銘詞。用傳先生銘曰。

吾母氏之中表從子。吾兄而師。茫茫百年不南旋。而無以家。爲人直以方。孝友以良。齟齬鑿柄窮以殃。數

祖遠曰紹興。隸籍近曰大興。埋骨與肉墳隱隱曰定興。嘻子孫之興邪。尙兆蘭之徵邪。

# 笥河文集卷十四

## 國子監生洪君權厝碣銘

余至太平之初。陽湖縣學生洪禮吉來從余遊。禮吉能詩歌。其貌溫然而中英英有氣。余讀其所擬樂府。心奇之。留幕中。明年春三月。禮吉乞餘姚邵進士晉涵爲其尊甫君狀。請余銘。余益從問其家世及尊甫君生平之詳。禮吉再拜言曰。禮吉四歲孤。不能詳吾父行。然聞諸吾母及父執友言。吾父爲人介介。其接於物也和。故年三十有八卽死。無祿與位。而弔者有餘悲。至今知吾父者。或見禮吉爲言之而流涕。禮吉不能詳其何以致也。聞歲在辛未。吾父遇疾於太倉。且革。以歸舟。及常州城三十里。是時吾母抱持禮吉。兄弟倉皇迎訣於祿社。而吾父卽瞑。蓋不獲反斂於家。又以貧不克葬。權厝於郊外之天甯寺。至今二十二年。禮吉益長而心痛焉。今者始獲乞先生銘。冀有日以葬。而有以慰吾父也。余悲其詞而爲之文。按君姓洪氏。諱翹。字楚珩。又字午峯。洪故爲休甯著姓。高祖考諱遠。明工部尙書。謚恭毅。曾祖考諱宗彝。贈中憲大夫。山西大同府知府。祖考諱璟。山西大同府知府。考諱公榮。國子監生。妣趙氏。武進翰林院修撰熊詔女也。初大同以城隍壞。請繕甃。旣去官。大官召吏持算核減。以爲不實。當償帑金十萬以上。有子十一人。公榮獨任曰。公榮侍父官。知狀當償。則盡鬻私產以償。會熊詔弟鳳詔知太原府。有罪籍沒。臨刑屬子

四人於公案。仇人告其寄頓趙氏貲財。有司并籍洪氏。公案弗爲意。卒保其孤。至僦屋居。日不能一食。鄉人義之。君事父以孝謹。而友於諸弟。父嚴重。諸子有小過。必痛杖之。君每逢父怒。則令諸弟匿鄰家。而身獨受大杖。或曰大杖不走不孝。君曰父何至杖殺其子。吾不忍重父怒也。則長跪達夜。父寤意良解。乃率諸弟見如初。父以家貧。命季翽輟誦。學爲賈。翽願讀書而不敢言。則持君泣。君曰弟入塾當自勉力學。吾買餅餌啗汝。居數月。父知之。許卒業。卒爲縣學生。有聞兄弟歲時從趙氏飲酒醉漏下。父已寢。君入門一送。諸弟入室寢。戒諸婦勿驚令堂上聞。然後寢。既籍沒。家無旦夕見糧。君娶於蔣。夫婦侍養必致潔。蔣氏數饋女食。君必召諸弟妹。人人徧食。乃與婦啜其餘。率以爲恆。僦屋後墮大池。歲行潏雨水入室。浸牀榻下。君率婦居其湫隘。以故貧甚。而先後無間言。君早能文。常從趙氏昆弟應常州府童子試。試高等。趙氏輒止之。毋應試。學使者君始援例爲國子監生。又以貧養計。不得卒治省試業。於時幕遊爲書記於府州縣間。禮幣所入。絲毫必歸以奉父。在外未嘗治一衣。買一蔬果。間有贈遺。則亦贈遺其所知之貧而賢者。每歲間歸。問安畢。則入所居室旁之兩間。曰兩間書屋。坐其中。懸看劍圖於壁。爲詩及小賦。暇則命酒獨飲。顧其髭鬚甚美。則手搔之。呼子姪來前。令背誦所誦書。勞以盤中西瓜子數枚。與小兒女歡笑罷去。以故外內皆樂君之易且厚也。君常從父飲里中。被酒。路遭逆婦者。狀有異。問之。則人言新婦故許字趙秀才。父母惡秀才貧。而奪女之志。以嫁回回。君父子怒。奮擊篡之。而釀錢召趙秀才歸。爲匹偶。回回愬之。

官君前辯侃侃不屈。官爲杖回。遣之。有江西提督某。負君家金三千兩。君父命君持券責之。至軍門。提督出迎。請合券。旣得券。則面詐背前。負語且侵辱君。君笑曰。勦雖貧來謁。然豈必以得三千金來哉。幸勿復言。逕歸報其父。退檢故人所負券。悉燒之。其落落如此。君常客江甯某官幕。有應鄉試六人者。同載渡江。江風舟覆。紅船飛掇之。得不死。而行李無銖寸存者。六人中武進陳寶。通州盛某。嘗識君。奔告君爲之惻然。卽盡出一歲所得金爲六人者治裝卒試。比歲卒歸。而君歸資竟與六人者同。具以語婦。婦曰。能如是乎。便酌清水祀竈神。相語以爲笑。時君尙未有子。暇語婦曰。吾在江甯幕中。司刑名者以事去。主人屬吾代其司。適有營卒殺伍卒者。獄具。當論死。吾以死者之婦亡去。疑其情。請緩鞫。踪迹之。果得實。乃卒婦有所私卒歸。遭之逸。卒怒。拔刀磨於石。大言且殺汝二人。婦出呼私者反。奪刀殺卒。乘夜逃。明日營卒來呼其伍。不應。排戶躡尸。血污衣。驚出。爲道路所執。尸刀在。卒無以自辯。誣服者也。吾爲正其奏。常活一人。常有子矣。已而再舉子。君竟以幕遊路卒。時乾隆十六年辛未七月也。君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三十有八。娶蔣氏。雲南嶧峨縣知縣敷淳女子二人。禮吉。清迪。清迪出爲君弟。翻後女二。一適芮宮桂。一適江德渭。一適史桂。君行固長者。鳳詔之子某君。舅行也。豪於里。或調黃鶯兒。斥其短。君從外歸。中途拾詞以示某。且規焉。某慙。疑君所爲。起撻之。君曰。非是。曰。然則誰所爲。君識其書。知其人。卒受撻。無所言。有宋某。故鬻身君家。其子已爲諸生。或欲發之。君聞。急索。故約還之。事得解。以故君之卽厝也。執紼而飲泣者幾

百人。有鄰嫗聞而哭曰：嫗今未卽鬼餒死矣。十九年甲戌，天甯寺火，掠火者羣見火中有翁，將數人昇柩以走。羣呼翁，翁亦呼曰：諸君助我昇洪楚珩柩。羣爭應曰：然。然既出，視翁鬚眉焦盡，問之，則通州盛聰。聰卽君歲贈遺所知之一也。嗚呼！君之卒而其德在人如是，今禮吉文章有立，行大其阡也已。銘曰：

德有餘，年胡短。葬必大，厝焉穩。子文章之聞，鳳之翮，麟之頤，噫不於厥身。

按禮吉後名亮吉。

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余初識二匏，在丁丑之冬。時二匏年四十餘，用諸生再召試，得官爲中書舍人。方未至京師，嘉定錢學士大昕爲余言吳君二匏，歛之詞人也。比至，相見於歛縣館舍中，其容樸，出其詞，讀之，清以麗，言華而行樸。殆所謂君子者邪？自是居京師者十年，與余之交也澹然。數試禮部，幾遇矣，已而數躓。余出自闈中，輒執手相勞苦。二匏輒自解而罷，與余之交久而彌至。十年中間一歸省，其母再至京師，頽然一目，皆且老矣。久之，遷典籍。辛卯，計舍人俸六年，當遷出爲汀州府同知，便道至家，再省其母。壬辰春，至官，暴卒於汀州。其年三月，余試徽士，聞其死也，悲之。憶二匏在京師，咸邸致之爲上賓。王子輔國公瑤華主人呼曰：二匏先生爲我譜新樂府，每一詞成，王子坐君左席，召伶優子弟遞進，倚聲按譜，一時豔傳。時江甯王生梅君年二十餘，玉貌驚才，以工詩名，聲出邸客，獨心折二匏。二匏亦忘年與之交相善也。二人同居五老衲，每賢豪通人車騎過東城，不之王，則之吳。辛卯之春，梅君病歿，血。二匏過余，蹙見於色，已而余入貢院，分

校試事。既罷出而梅君死矣。二匏亦報罷。於時相與歎歎太息。以爲才人之不及永年。而不知君官之一出年及改而死也。茲余來徽州。二匏兄甯松原方就應諸生科試。文章出諸少年右。而二匏年不及其兄而死。然吾猶喜見二匏之兄之健。爲擊節其文也。又讀全椒金君兆燕所作二匏傳。述二匏之幼事。太宜人如處女。太宜人戲呼曰閨媛。其在京師。常笙歌管絃之交。背隅獨歎。引枕而泣。慕太宜人五十如其數歲時。且曰。二匏死。江南人無能作綺語者。信然。益嘆余向者知二匏中之未盡。而其爲詞人之君子不妄也。二匏諱寬。字猷芎。二匏其別字也。歙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壬辰某月某日。年五十有□。癸酉拔貢生。丁丑召試舉人。欽賜內閣中書舍人。福建汀州府同知。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祖父皆贈如其官。配某氏。敕贈孺人。子□人。銘曰。

昔吳原博以匏自號。文達命通。君同其姓。又同其名。匏無所容。曰官不若。曰年不若。詞鏗奇工。黃山之麓。骨託斯阿。以韻歙風。

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乾隆癸酉。余始舉於鄉。而安州張子潤名在是榜之副。與余爲同歲生。後七年己卯。潤再鄉舉有名。今年丁亥春。來從余遊。稱弟子。余獲與晨夕。知其爲人。且聞其家孝友。至於五世同居。邈然有古人之思。先是乙酉二月。潤偕兄玉清奉母柩與父合葬。丙戌。母夫人以節孝獲旌於朝。官爲建坊。迄今夏。坊成。潤欲立



碣墓前。以著懿行。而請銘於余。余曰。銘必以實。子其告余。潤曰。潤之母節以父故。然吾父之死。不忍言也。余告之曰。不忍言者。不中道不言可也。如其道。是行與銘宜。子必言之。潤則遷延哽咽良久。而後言曰。潤家自高曾以來。至於王父輩。而孝友益篤。其治家而教子弟也。益嚴。潤聞之。吾母。吾父年二十三。次舉潤。逾月而鄉里有相索爲湯餅之會者。時吾父或他稱貸以供客。已而無錢以償外責。諸王父覺而厲訶之。於時內懼。王父歸且督過。不敢自明。而退自經於萑葦之間。比吾王父歸而求其死。恐大盪傷。吾曾王父暨諸王父之心。其哭之也。淚不下。曰。唉。若恐何以至此。蓋三日而埋之。當是時。兄玉清生三歲。潤纔兩月。兒耳潤母撫之。泣曰。吾固當死。然必待若曹小成立。申厥父志。然後死。吾以若王父之私愛其子度之。知若曹之必有立也。蓋自是終身撫兄玉清及潤。以至於今。嗚呼。然則吾父之死。實自不孝潤之生也。潤何忍言。余聞之而太息。卒謂之曰。子之王父。實孝而友。不私其子。仁之至也。子之母心。厥舅之心。撫厥孤。以畢其節。義之至也。余聞曾子嘗誤斷瓜。以受父撻。流血。孔子責之。申生愛父。不敢自明。死而君子以爲恭。今子之父。過同乎曾子。而恭合於申生。又遭賢父。死非不得。子之母相賢夫。苦節得旌。並與金石例稱。子何校哉。按君諱和修。先世明永樂中。自小興州遷居州之壘頭村。十餘傳而至君祖諱仁民。州學增廣生。父諱琇程。候選縣丞。祖故好俠。重交遊。而父篤於孝友。其視君之兩叔如己。君亦視父弟如父。淳至少。言鄉里愛之。嘗侍父疾。累日不汗。君則夜夜焚香。向天祝。疾且篤。而汗。母趙之喪。君晝夜哭。有小妹始辟。

亦晝夜哭。君在喪次，雖夜必起抱持之，哭聲及妹睡而止。人咸以爲孝。君年十五，娶於趙。趙孺人年十九，與君偕事二人，並得其歡心。君卒，孺人守節以強撫君子，其執婦道也尤謹慎。後事兩姑，並繼室。比老而姑以爲孝，鄰婦稱之。其撫二子也，必以淚教曰：「若能讀書有立，若父死不憾矣。吾不死以撫若，不憾矣。至歲己卯，潤舉順天鄉試。庚辰，玉清試爲州學生，孺人爲之少喜。然其所以泣而誨之者如初。其居家雖有疾，辨明則起。凡一切任磨織席勞苦之事，未嘗後人。以故諸娣姒、諸婦莫不以爲賢。潤之所以述其實者如此。余謂潤曰：「子知子之家所以五世同居者邪？子之王父以磊落樸厚起家，而之所以不私愛其子，而兄弟之愛用益篤者，此古人所難也。子王父雖賢，而內有子之母爲冢婦，以率先之，又重之以節孝。故外內以正，不然何以得此。然則子之父雖不幸賢而早死，而家之興實蘖焉。韓子所謂潛德之幽光當發者，也是不可以不碣。君生於康熙戊子年五月十五日，卒於雍正庚戌年九月二十一日。趙孺人生於康熙甲申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癸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哭舅疾有加，歷三月而卒。年六十。子二：玉清、潤。孫二：元楷、玉清生。元桂、玉清生。嗣潤。銘曰：

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余憶乙酉春，同年進士平遙郭君來謁，選司爲余言其從叔肯構先生之力行，而乞余爲表其墓。余雖久

之未遂爲然竊讀君所撰行狀文而能質以爲庶幾古人之風而心賢郭君之能詳言之也其年君獲選深州之安平安平去京師近君之治聲日至於耳又竊賢君能以其家長者之行力行於其官也既而聞之君以父老乞終養上官已許之矣而安平之人數百里走相屬赴上官乞留君或走安平之署乞於君之父勿令君去君卒不得去而留安平安平人乃喜相與燕香炎炎操之額上迎君入於縣若迎神然嗟乎君使人愛之若此君果賢已乾隆三十有二年歲在丁亥冬十二月君以父憂去官安平之人復盡走上官乞留君在官終喪格於例不果行於是君扶父柩哭以走安平之人亦從君哭以走若喪其父越明年秋八月君竟死矣悲夫君諱興讓字禮賓一字牧軒先世自陝西渭南徙山西平遙之王郭村爲汾州府平遙縣人曾祖諱紹儀祖諱爾強縣學生父諱大機縣學優行生例贈文林郎鄉人所稱肯堂先生也君家累世同居肯堂先生與從弟肯構先生終身相友如同產子弟化之汾晉之間推郭氏家法當事亦屢旌其門云君生而嶷然從叔肯構先生愛之而君父所以督課君者甚嚴早歲知名癸酉以選拔生不及貢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平遙人士自本朝成進士者由君始君旣成進士歸讀書又十年乃謁選得縣君之治安平也早作夜息以勤民而奉持之以小心終日兀坐鈐印之舍與外相聞吏役不得因緣爲奸利嘗曰得罪上官罷而已得罪百姓豈可盡乎會令當修城修城當用灰及甃而陶甃者必用柴凡主辦柴與灰或不善則民病甚縣不產灰去縣計程六日至曲陽始有灰廠君出告其父老曰民當輓灰

甚勞苦。然亦民事也。若將車一輛。吾與大錢二千。更益三百佐。若酒食。吾親給。若何如。民抃以往。不日而灰告集。又告曰。計吾縣畝。當出柴一斤。以佐陶。吾給若直。有數十村民。爭輸柴。不願受直。君卒諭給之。城畢。縣人稱之曰。安平城成。鷄狗不驚。父母神明。縣當試弟子。以上學使者。或夜持四百金。爲君壽。請曰。某子願得首舉。君正謝之曰。若休矣。若欲我爲關西罪人邪。其不可犯。又如此。君去安平之三月。民思之。爲立碑。一置北門。一置西門。曰。我思公其無方乎。君生於康熙六十年辛丑三月朔日。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望日。年四十有八。配張氏。恩榮官復興女。子豐恆。豐謨。將以三十四年仲春吉日卜葬君。使來京師乞銘。銘曰。

平遙進士君則始。安平神君。君則有父。養則終兮。子可以死。

邵武縣學生朱君墓誌銘

邵武朱鏗。以歲辛丑來應禮部試。聞其父赴奔喪。卽塗爲余泣求銘其墓石。曰。鏗父以去臘逼除。考終於家。鏗不及視含飯。子道不可容。幸先生哀而賜之立言之文。庶託以無窮焉。余謹諾。案君諱圻。字伯宏。一字懸齋。累世居邵武。曾祖紹裘。祖晉。父炳。君早以事父孝聞。父歿。盡哀禮。而事祖母。危復以孝聞。祖母疾。君禱於神而瘳。少間。呼君謂之曰。嚮夕。吾髣髴見一老人。草衣而帶。授我菊梗二十有一。曰。爾孫爲爾祈也。吾寐而差間。爾果祈邪。後越二十一年。危年九十一。竟無疾而終。祖母居恆。故好施舍。君則別儲一室。

凡穀麥錢帛具以待危之所欲施者。毋缺供焉。曾祖母童。有族子。老而破其產。無以活。君則歲出米八石。屬之邱家源金山寺僧。俾給其朝夕食。竟畢其身。其推曾祖母之愛也。自父及祖母歿。君歲遇伏臘。令子孫弗爲酒食如常。曰。吾不獲養尊老者。而顧令若曹卑幼者。向我數數拜邪。君每行上壠。壠以水晶名。上峻而滑。窮於攀躋。君雖老。必令子孫掖而上。思慕涕洟如少時。後至七十有五。子孫力勸公。今雖掖亦不可上也。乃止而家祭焉。君旣以孝弟力行。而遇物也厚且直。會縣修學。縣人推君董其役。自歲丁亥至己丑。凡三年。而君則寒暑風雨往。無一日輟。一日有匠人設甍食。召董事者會食。君詫問諸君董役。問當箇匠人。而反受匠人箇邪。衆皆慙而罷。時匠人將欲以他木附廟木。間衆口也。以君故不行。府北門有溪。樵水所經流。以合於杭川者也。北通建陽。西達江西。以往雨漲橫作。行者病甚。奸民或買舟賣渡。居奇。日再渡耳。窮且擔者。輒望洋而泣。君毅然蠲田八十畝。建義渡。二榜人。六月給食。歲給修船費。而人大便利。君少時有故人吳生廷機。才而早死。臨卒。屬君曰。吾貧讀書而死。得妻不嫁足矣。重爲君累。奈何。君泣曰。諾。吳生妻居僻巷。君數至門外給粟焉。後病而屋漏。延君入視。君曰。自是不復至其門。而粟月日以給。凡幾十年。後吳妻七十有一而卒。固請君至。令媪扶拜於牀下。君遂巡引避。吳妻曰。今日邂逅先夫於地下。拜君之德畢矣。君隱行類此者尙多。君生於康熙辛巳秋八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有一。娶邱。先君卒。側室胡子八。長鑑。國子監生。邱生。次鐸。國子監生。胡生。次武。縣學附生。邱生。

次錡、胡生、次鏞、乾隆戊子本省舉人。邱生、次銘、並國子監生。次鏗、並胡生。自庚午邱卒後，君不復入側室。曰義也。孫十：濬、鑑、生、深、濬、鑾、生、濟、瀾、鎔、生、濤、鏞、生、密、鎔、生、某、銘、生、銘、曰。

君歲歲拜兮水晶壠，送君藏於北門之外兮。子孫擗且踊，孝視世世兮。鄉人誦，行者跂兮。墓木萎以萃。

### 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庚子夏四月，試汀之屬縣連城，得芷溪楊氏之士秀者五六人，而曰登宴、曰登璐、曰新、曰進者，數來見於福州。余詫問曰：生家何所積累，而讀書至此，則知有楊君顯聖者，隱德士也。登宴、登璐，其少孫。曰新、曰進者，其曾孫輩也。余嘆曰：其有自矣。登宴等僉曰：我家適卜以今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葬我祖於本鄉茶山口之邊，若獲使者銘，所謂發潛德之光，吾祖果不死矣。余諾銘之。案君諱顯聖，字人鳳，一字德庵。自宋末世居連城，曾祖茂誠，祖大宙，父高爆。君生康熙丁卯年二月十二日，卒乾隆戊辰年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二。初以康熙丙戌試爲縣學生。癸巳入貲爲附貢生。家力田而好讀書，善於其鄉。篤老不息。嘗召工作書室，近茶山口，及後人增拓之，至五十餘楹，蓋數十年矣。茶山口當芷溪中央，四方客有好讀書者，至君揖之入室，俾具炊爨，自讀書而躬以束修禮致通人爲之師。人人各治其業，客學有所得，或願去，則聽之。而君躬坐書室，共出入處，且讀且時觀，欣然以爲樂也。邨去縣百餘里，在重山杖枒間。君與邨人約，吾邨突有警，奈何。其願家出人者，與之錢，日幾人，以詰狀貌喉齒異者，不得頓止。夜則巡山徑，用鐸

警以故邨之雞犬鳴吠帖然。乾隆歲壬戌，汀州一府飢，米直踴躍，貧者無所食。君約曰：吾鄉出積穀糶之，直減見半，人爭來赴糶，其不能糶食之。君則別除隙地二所，老者供飯，壯以下者授粥，一日獲一食，其餓於家不願來食所者，則餽之米。凡四閱月而罷，活者無算。府聞以匾來旌，自是知是縣者，旌相繼也。邨中三姓楊、黃、邱，而黃氏尤蕃衍。君輒爲邨中解紛，人輒聽之。人人以爲長者。雍正中，確禁初嚴，而邨中故有私居確者，其族嗾君行首之。君曰：容隱於法不可，願爾以同姓猝致死數十人，可邪？吾益棄諸溪流，何如？皆曰：善。則盡昇棄之，而黃氏之難息。邨有婦不得於姑而縊死者，婦家雜還來，閔訟。君曰：死已禍，又訟禍邪？若閔窮家，度無所利，則出橐金慰解之，而訟者跳去。黃氏山葬，而上逼田，水溜衝墓，不克葬。兩家相擊，殺者累歲矣。君款洽，謂山上田者曰：盍賣田以歸我？其人曰：長者欲葬邪？賣之。君則以歸山下者曰：爾永葬矣。黃氏築屋美，而道當池，池上人輒抱榛棘塞之，亦輒鬪也。君謂池上者：吾欲得爾池，則扑躍歸君。君又以告築室者曰：若門道率吾池而行，且書約曰：吾子及孫，世世不得爭塞此道。其事事好行其德也。如此，以故君行視茶山之口曰：吾死當埋此。邨中人聞之，田有比者曰：必以歸君。潦有淖者曰：必以歸君。環所卜左右方隅有缺巖者曰：必以歸君。且曰：楊翁長者，生吾莫加之，而況死邪？君於是卽其處，自爲生壙。比卒，子孫以形家言，遲之三十餘年，初卜厝焉，而竟葬於此。配吳氏，後君一歲卒，與君合壙。子五人，升嶷、升璧、起熊、宗、升亮，並爲諸生。孫二十一人，升嶷之子七，朝佐、登豪、鵬、登培、登範、登霖、登宴，而鵬於乾隆

己卯以武舉於鄉。升璧之子六。登治、鎬。登上。登月。登題。登有。而登月現官浙江連市巡檢。起熊之子三。鵬。登用。登驥。宗之子二。登翥。登翹。升亮之子三。登史。登璐。登衡。曾孫五十八人。而新爲之首。元孫十人。而殿。興爲之長。孫及曾孫見爲諸生者。凡十餘人。嗚呼。不有已也。純已銘曰。

芷溪中央茶山口。楊翁隱德。有連城之壁。照汝後。

### 楊孺人墓誌銘

武進徐生書受。歲甲午。從余遊。其秋應順天試。畢而歸。遭母楊孺人之喪。不及歛。毀且殆。以書來乞余銘。其書詞至痛苦。越三年。丁酉服闋。再北來試。再三泣拜而益請銘。余窺生之意。以爲余銘足以傳若母。嗚呼。余文何足以傳母也。以故愈不敢下筆。試又畢。生將暫出都。且以今年冬將卜葬。用勉塞生之泣。而爲之。按徐生自述其母行。實有絕人者。武進楊氏祖父以上。累世不試。而所學專家精絕。孺人之母吳孝婦。孺人少佐母養其姑。克肖其孝。母歿。哭見血。一目失明。丙寅。來歸同縣徐君士勳。士勳貧甚。以教授力養。而君舅君姑並在堂。孺人晝而執膳。夜輒爲女紅。佐士勳束脩之不及。雖貧甚。甘旨未嘗缺於供也。以故姑憐若女子。孺人同居宛若及諸從子女。孺人一以天性遇之。人人化而失其啖。且晚必集孺人之室。莊坐燕語久之。各罷去家。雖甚貧。然至樂也。己丑。士勳數從計偕。應禮部試。罷。客天津。而君舅食病。歐。歷庚寅辛卯。凡二載。孺人當食。聞翁歐。則罷食。歐少間。亦稍稍食。其日歐甚。或問否。日飯若干。食肴若干。耿



耿在孺人之心。若巧歷然。家人但說老人今日歐或否耳。以是知其事翁之奇孝矣。壬辰。翁病漸。孺人則闔戶而泣。其弟三娣卽之隙間。見孺人卽燈右袒其左臂。且自割也。娣賊而以其姑命出之。則止。舅竟卒。時士勳方以其年三月得官。將之四川。家四壁。惟空甌。無一夕之儲。而鄉里親戚聞者。以孺人孝。故悉匍匐來相救。喪以成禮。時君姑又臥病。孺人則就姑與共寢。左右事之。竟獲瘳。然三月鬻粥。髮爲之白。越二年甲午。孺人竟以孝死。孺人生平誠於祭先。一似躬見其人者。子書受。幼孺人率之跪拜。或懶。則呵怒之。肅然乃已。先卒十日。苦暴下。猶力疾爲王舅諱。日設祭。遂至劇也。父處士坤曾。母吳孝婦。所遺手札。篋而謹藏之。獨處則出之。讀且泣。篋如初。其少女死。女生愛除夕。每歲小除日。孺人必陳其所嗜。隱於牀隅。祝而祭之。書受及姊闕之。相持泣。不敢入戶限。其於子女。殆至慈也。書受幼時。臂間患瘡。時時劇。跪而讀書。孺人手擘蓮的食。且課之。明日入塾。塾師奇書受誦精熟。而不知孺人豫教子之不煩其師也。歲丙戌。書受墮水。且死。心一念母在。輒有出之者。歸而投母懷中哭。孺人爲設雞酒。告於先寢。而其年書受獲補縣學生。有文且大其世。孺人庶幾不死矣。孺人於六親有急。必周之。若富者。族子夢臬。瞽而貿買來。孺人方浙米炊。輒分其半俾持去。曰。若家飢矣。其視僮婢良有恩。雖蝨豸未嘗踐而殺也。比卒。閭內及外。行哭失聲。瞽子來。自擲於地。曰。天絕我矣。君舅在時。嘗曰。吾婦古之所謂仁人而未學者邪。舅之妹來歸甯。見孺人事舅。喆嘆曰。女子之曾參也。孺人生雍正乙巳。夏五月十三日。卒。乾隆甲午秋七月二十九日。年五十。

爲丙子舉人棟發四川知縣徐君士勳元配子書受附學監生女二小者先卒長者哭孺人亦卒余念行年十五喪吾先太夫人以爲吾母之賢近古未有也比聞人有賢母輒心悲以動茲於書受之泣請銘其母之賢余蓋心泣而銘之銘曰

蕙蕙松根下虎魄桐花鳳  
么么啾其實之得誰家賢  
母子藉藉烏有親鳩則均  
蟲避麟嗚呼母之仁我文  
其石三尺墳

### 葛太宜人墓碣銘

歲庚寅余主試福建所得士侯官林其宴爲余言其母太宜人之賢甚苦曰母娠其宴時居文儒坊老屋屋有井老茶杪枒數十圍覆井上母汲於井風雨暴至空中燦若黃紙下墮母驚棄水走屋而及霹靂從井中起震聲欲裂擊老茶樹之半飛去明日半焦槎在烏石山顛居數月而其宴生是其宴在母幾累母之逢此厄也其宴生六歲始能行前此恆在母背母貧且病咳血日數升且背兒且製通草花以謀活其宴慙去母背輒呱呱泣母憐之咳血滿屋地不弛其兒是其宴之無知累母苦如此比其宴通籍獲官於朝貧如初而母不令其宴在官知狀行年五十有六竟卒吾母蓋終身苦也嘻其語可悲乞余爲之墓銘按太宜人葛其姓早喪父母依舅家日爲舅家抱甕行汲二十而嫁林君某喜曰吾今獲爲秀才妻矣然嫁之日猶爲舅家汲數十反而後行林君家亦貧甚用手指治紅佐夫讀書及供給其諸子亦然林君課

子嚴。輒予小杖。太宜人外益助責之。而內實憐之也。後歲壬午。夫舉於鄉。辛卯子其宴成進士。官戶部額外主事。其年遇覃恩。獲封宜人。而太宜人不改其貧。然貧實如初。竟以乾隆戊戌夏閏六月五日卒。其生在雍正癸卯春正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六而已。太宜人故能貧而尤賢。其宴在官。請迎養。太宜人喟然曰。吾妯娌四。以貧相守者三十餘年。吾不忍違之就汝也。卒不行。有族娣陳寡而窮。撫其孤。太宜人輒嗇。擲其貧所有者。以衣食之。歲月繼。曰。吾敬吾娣節也。其行在柩。實應銘法。子三元器。侯官縣學生。娶高其宴。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娶薛。又娶楊。其光娶蔡。孫一臺郎。元器生。乾隆庚子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諸子奉太宜人柩。葬於貓頭山右元沙之邊。銘曰。

厥生初母。夢神人送老夫人。實生太宜人。嗚呼。不獲厥老而貴。有聞藏也。反其真。曷爲乎長貧。曷爲乎長貧。

李恭人墓碣銘

海澄陳天感。以乾隆己亥。舉其鄉。出余弟石君之門。辛丑。再試禮部。罷歸。而天感王母李。先歲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卒。天感行當別余。乞爲銘。其王母之墓。余辭曰。子行日迫矣。恐不及銘。天感請曰。請固待銘。而後行。余重其請。爲作銘。按李故漳望族也。父靜。獻處士。生恭人。年十七。歸於陳君。鳳儀。陳氏初籍海澄。後遷漳州府城居之。陳君好義。其生平急人之急。鄰有喪其妻而槥不具者。君曰。奈何。傾其囊爲具。槥。恭人

贊之曰。善君子孫自有福也。其善成夫之善如此。當是時。君舅老矣。在堂。恭人日日齋。爲舅祈壽。比舅歿。而恭人竟恆齋。歲時相夫承宗祀。必飭必潔。必躬親之。以先舅之故。者。荔支也。前祀之日。恭人則躬推磨。旋之石。置稻麥其中。力磨之。成粉屑矣。然後撥荔支實。除其外壳。及其中核。雜而蒸之。以作饗也。饗餌既具。厥香升於室中。及他人代作之。不能然也。其他一一必自治之。以供祭物。僉曰。恭人之誠事如舅生如此邪。陳君有季弟。出爲戴氏後而死。恭人爲其子娶婦。如己子也。又有幼妹。長歸王。已而死。恭人爲之計。繼嗣立曰。是妹我所提攜以成也。必始終焉。恭人父母早歿。而兄弟不能立。爲設主立後。終身不敢懈。其厚所厚也如此。恭人中年夫既歿。家小豐矣。其自奉恆至薄。漳俗日三餐。恭人再耳。日日擲其早饗之糧。以一器納筐中。待筐之盈也。則以分給族鄰之不具食者。間當食時。有丐者在門。則徹食案所設。悉賜丐者。是日卽一食。曰。我縱偶不飽。而彼常餓也。恭人嘗臥疾。醫者診之曰。法當服人溲。否勿治。於時家人日具溲以進。恭人聞鄰有窮而療者。則傾所具溲。陰遣人持贈之。療者愈。左右侍恭人者。久而覺之。大驚。而恭人竟不溲而亦愈。其自奉薄而厚於人也。若不知其自薄也。又如此。嗚呼。恭人所謂孳孳爲善者矣。恭人生於康熙戊子秋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三。實爲誥贈奉政大夫。晉贈中憲大夫。諱鳳儀之元配。子六。元泰。州同知。加三級。元仁。州同知。元義。州同知。加五級。元禮。國子監生。元智。早卒。元信。國子監生。出嗣。孫十有四。元泰生者五。天感。乾隆己亥舉人。應瑞。疇。照。元仁生者二。

玉成。元養生者二。華綸。元禮生者一。紅。元智生者二。階。旭。曾孫四。並幼。銘曰。善一而專。以畢厥身。恭人日日損一食。天百益爾子子孫孫。嗚呼。孰尙忍乎不仁。

陳安人墓誌銘

侯官陳安人。生於康熙甲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乾隆己亥年十二月十七日。年七十有六。爲湖廣襄安郎道子威曾孫女。爲甯德縣學教諭統彝孫女。爲直隸某州知州豸女。其得稱安人。則以旣卒後。其夫林朝綱獲恩賜都察院經歷銜。六品例稱者也。安人幼慧。喜翰墨。以父遠官。讎輔在家奉母。以至孝聞。母病。遘漸。安人隱家人。刲左股肉以煮藥。母服之而瘳。年十八。歸林氏。以不逮事舅姑爲憾。選忌日。佐朝綱奉匱上食。輒歔歔。涕橫落。間語夫曰。先舅先姑。窀穸未覲。堊焉。請悉鬻新婦奩飾。以助瘞穴。可乎。朝綱曰。切哉。爰以歲壬子。奉二親之榿。葬於福州府城北之牛阮。葬畢。安人歸。而始有豫色。其孝蓋天性也。安人有二男。長元俊。次紹芳。安人佐夫督子極嚴。其望之學以成也。甚摯。已而元俊試爲縣學生。早卒。紹芳則以己亥冬。余爲學使者。始試入府學。其十有二月十有六日。紹芳自使者院冠頂簪花而歸。拜於祠下。次拜其父母。安人喜。謂紹芳曰。吾家世有聞。而若父八十餘。尙困頓在諸生。然志未衰。茲若又獲廁名於學。吾願差畢矣。明日。竟無疾而逝。尋朝綱來謁。爲余言。且流涕。余慰之曰。若君者。庶幾增重。昔人伉儷之風矣。然君之婦。待君之子成禮而卽終。全乎終者也。年幾八十。乃返其真。而君益壽考。不得謂之不偕老也。

君又奚悼焉。其明年朝綱秋試罷。監臨以其年聞。獲賜舉人。於時朝綱氣力尙壯。獨走與驛傳競速。竟及應禮部試。知貢舉。又言朝綱年過八十以上。再獲賜六品。登銜於朝。既歸。卜葬其室。而婦陳獲以安人之稱告窆。嗚呼安人。是非克孝而喜翰墨之效邪。安人有孫六。纘緒顯緒。丕緒開緒。振緒統緒。銘曰。或枯楊萋。或枯楊華。林娶陳相。當厥門。宜厥家。婦且八十而死。夫八十年未已。用年獲舉。官獲六品始。林翁遂巡築婦墳。銘內之稱安人。掩土號哭而虞還兮。扶翁一子將六孫。

### 黃孺人墓誌銘

代馮生廷工。從余遊。戊戌冬。自其家千里來謁。請余爲其婦黃誌墓石。余聞禮內言不出。惻然。馮生所述。婦行可信也。且生之行端。有素信於余者。矧其言邪。按生婦姓黃氏。生同省山陰之安祥寺村人。父家鳳。縣學生。母馮。生族姑也。七歲。父卒。獨與母居。家稱其賢。十八而于歸於馮。乾隆戊寅春正月也。馮生亦十六而孤。二十一而授室。婦來廟見畢。稱先舅先姑以事君子。馮生宜之。稱曰婦。事廷工恂恂如子之事嚴君也。其宴私之際也如賓。而講習如良友也。自初歸。歲冬。生女子子。病幾殆而復。自是病輒作止者閱二十年。中間丁亥舉男子子矣。七歲而殤。則私鬻簪珥爲生買妾胡。已而有身。丁酉春。免。又女子子也。婦鬱鬱曰。禮。士娶妻。及有側室。凡爲無後也。而今如是。越歲卒。其年戊戌春。馮生自念以諸生試。屢黜去。入貲就教職。需次太原。夏六月。檄署大同府學訓導。過家。留數日。去官所。而婦竟以閏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

生聞之。悲甚。悲其賢也。故狀之。具昔人之情與文焉。而余更從生問得其敬事夫而有合於禮與經者。謹比例書之。按記內則稱婦事舅姑。而繼之曰。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是妻事夫之文。例於此也。婦之事馮生。每奉生冠衣。非盥手不以奉。示遠褻也。與記冠帶垢和灰請漱。鄭君云。手曰漱。孔氏云。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文合。婦倉卒授生衣及冠。必以悅幣薦之。然後授之。此與記文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坐奠之。而後取之。義合。又婦視生饌。則必躬舉以進。而侍於旁。生且食。且繙書。不喜人以語亂之。有自門外來者。婦必褰簾詔之。令毋入。卒食。以爲常。間有嘉肴。生輒留其半。以予婦。婦不敢食也。其食者。夫餽。俟再食。必舉所予復進。俟生舉箸食。則喜而侍食。按記。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恆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以故婦於生所留遺之半。不敢食也。又記。既食。恆餽。鄭君云。每食餽而盡之。未有原也。孔氏云。無所有餘而再食也。以故婦必復以進者。所以尊夫朝夕恆食。知其自食者。必夫之餽。而未有原也。其動合於禮也。如是。生既宜其婦。與婦居。好以論語說家事。婦則從容間出辨證。往往相說以解。每歲冬夜月上。夫婦披衣起更端。或達旦以爲樂。如云。君子易事而難說。婦曰。嫗與婢喜言人家短長。諸姑伯姊。或亦喜聽此。新婦遇之。則謹辭曰。若且去。或與難說說近邪。此邪。曷不受妄說之疏也。又生語婦。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此大難。婦曰。富貴貧賤時爲之。若君子卽時而去。我失真我矣。此何晏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不可違而去之。之注也。生又言。居上不寬。其何以觀。我家某叔逮下寬。而家不治。則寬亦病也。婦曰。

之爲室者。高其閨闔。峻其堂廉。而人容焉。故可觀如是。而寬洵可觀矣。若夫毀垣墮牆。以爲寬。新婦不識。荒祠敗寺。觀於何有。生曰。善。嗟乎。微斯言。曷足以發明至人寬觀連類之旨哉。其達諸經。而體諸物也。又如是。宜乎生於婦之死。而致其悲已。婦生歲辛酉八月二十一日。卒戊戌閏六月二十九日。年三十有八。銘曰。

古曰晉之人。饁而敬之。古曰洛之神。習禮而明詩。靈馮生之婦也。合厥美而離不壽也。生之腸鐵石。生之眶雨以溜也。生乎盍傷。我文其行久且長。

### 范安人墓碣銘

乾隆丁酉代。馮君廷正秋山自海外歸。喪其嘉耦范安人。哭之逾期而悲。知秋山者聞之。皆曰。若非過情。方乙未春。秋山將從其從兄廷丞之官。而浮乎臺灣也。安人止之曰。君落拓且倦遊矣。何忽浮海爲。秋山不聽。行已果。安人則解所佩順治錢。錢面正書原字者。謹爲秋山佩之。此錢蓋國初鑄自太原局者也。而里語相傳。以順加原文爲吉祥。曰佩之不逢。不若比海舟發。揚帆行。抵臺灣。差一日耳。則颶作於海中。舟人沈朮。貓於海。舟與浪簸。顛輓不得休。秋山起顧海中。萬怪蠕蠕。恍惚出覩。則持其丸痛哭。悔不聽安人言。如是累日。颶止。達官所作書來告家。安人大驚。泣亦累日。益念秋山之隔在海外也。則設觀世音像於臥室。朝夕禱。且祝曰。願減己命算。祈夫康甯歸無他。及秋山以五月至京師。而安人四月二十九日之赴



至秋山泣且呼曰。我佩原字錢歸。而我婦以禱我獨死。我之不死於海。獲歸。我婦之算所滅而祈邪。其秋復至京師。泣告余曰。廷正無以答吾婦賢。惟公賜銘以傳之。已而秋山愬愬以從兄之事南去。明年戊戌冬。復來。泣拜益請。余嘆曰。秋山其鍾於情。余所宜銘也已。按安人介休范氏。父前甯波紹興台州三府兵備道清洪母高氏。安人八歲喪母。哭括髮。卽次如成人。繼母馮。卽秋山之姑也。秋山少孤。其姑又爲外姑。故長贅於范氏。范氏號豪富。方爲郎寓京邸。僮婢數千指以上。出入侈甚。秋山故名家子。讀書尙氣。心以依婦家爲恥。小不合。輒謂婦吾不任居此。安人亦心恥以豪家女視其夫。故折節自卑下。冀稍稍安夫心。然所事者繼母。徒以賢且孝博母歡。早夜服御飲食一切。實不獲自由。他日繼母所生子患痘瘍。頗殆。父母過愛甚。卽睨之。不忍避他室中。獨安人躬鞠視之。忘日夜。比痘告瘳。而衣帶一月爲之不解。於是繼母及內外皆曰賢。凡安人所以曲折安秋山於其家者。百端之一也。秋山贅范氏凡八年。而後偕安人歸於代。其所處殆恆行所至難者。秋山旣歸。不解治生產。家益落。凡九試於鄉。自丙子至甲午。輒報罷。居鬱鬱。安人必預試期。爲陳說定數以慰勉之。及罷久久。必進曰。士讀書初當思發榜。發榜後惟有讀書。夫子其毋以一第累心矣。秋山嘆以爲名言。安人以不逮事先舅先姑。每祭必誠必信。漑滌終日畢。夫弟廷工。行最端。敬之如嚴師。秋山出家事。纖悉必咨。而後行。夫妹七歲。依安人居。凡十三年。而嫁。妹居有小失。必涕泣曰。妹早無父母。偶有失言之遽。嫂所不忍。忍而不言。嫂獲罪於先舅姑矣。妹勉自愛。小姑感之。去嫁劉

氏稱賢婦。安人逮下有恩。命婢康爲秋山妾。妾有子。視之過己所出。其卒也。妾哭之如哭其母。安人生雍正甲寅十一月五日。卒乾隆丁酉四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以秋山官安徽布政使。司經歷。例贈安人子守聘。田氏妾所生子定。女三人。安人生者二。妾生者一。謹爲碣於墓而銘之曰。婦嗚夫。嗚厥身。夫趨颺而干海。若之麟與舌兮。殞妾魄與魂。禱僧伽兮。呵夫君。毋促夫之命兮。以妾命延。夫歸來兮。室有棺。棺非木之直直兮。化而爲望夫之石兮。代土之風。匹颺力兮。颺莫撼夫舟之纜。土之風則力安人之棺。安安貞不易兮。

### 何君側室袁氏墓石文

余再遊黃山。見黃山詩卷。有歙何君秉權。汝平名。已而何君去。就選人需次。爲知縣。歲乾隆甲午。道出揚州。買妾於揚之袁氏。袁氏家寒。有女二珠。適有常熟貴人以重聘求女。女一顧何君。語其父母曰。不願嫁貴人。願之何。何君聞之。則逡巡辭曰。秉權恐不足以辱厚意。且旦夕有京師之役。不克俱。若女烏能待我。女語父母曰。願固待何。於是何君欣然娶之。留揚州所親家。獨來京師。其冬十一月。迎以來。女既至。從何君居儼舍。不一問揚人服御饌具之華侈。宋宋寒女也。問曰。君方需次。當節用。富貴有時。胡蚤赫赫爲。每賓客來。儼舍舍邇。榻內不聞人聲。內輒出質首飾。共酒具。不使何君聞。何君與客飲。極歡而罷。後聞女如是。益賢之。明年夏。有身而病。語何君曰。妾命薄且死。事君日短淺。不足致君念。然妾父母老。有弱弟。君

肯善視之。俾父母有養。卽死。君毋念妾矣。何君愕曰。若何至此。秋七月二日。產子。不克舉。其日卒。卒年二十有二。何君悲甚。其弱弟走千里來視姊。至數日耳。哭於柩側。不輟聲。何君益悲。無所向。何君有弟青。從余遊。愛其兄而懼其傷也。旣立。致廣濟陳生秉銓爲畫像以慰之。又來言曰。敢乞先生爲之文。刻諸永定門東。吾鄉人所置石榴莊之窆石。俾袁氏之女託以不死。或者其足以塞吾兄之悲。余乃依韓子作武侍御爲妻畫佛之文之旨而爲之。詞曰。

生簾幕兮無言。死房櫳兮無人。棗纂纂兮當門。蒲桃垂垂兮覆客軒。出入思兮萬千。歸骨於石榴之莊兮。依夫鄉之遊魂。託文字兮奚傳。塞生者之悲兮。曰死反其真。桃與柳兮風之嫺。吹墓門兮徂秋而春。

# 笥河文集卷十五

## 蔣秋涇先生別傳

秋涇先生姓蔣氏諱德字敬持浙江秀水人以所居里近秋涇橋又自號秋涇先生早年喜作詩雍正乙卯先生年二十三舉於鄉從計偕入京師卽與諸先達稱詩日夜苦吟不休乾隆壬戌之春主於余母氏之黨禮部員外郎徐公家與余舅氏名浩及余薦師鄭先生名虎文結文社以待試時西鄰會稽周先生長發官翰林以詩捷敏負重名且哺成七言近體三十首先生輒過從與之倡和計首十多一二而工蓋過之周先生喜與爲忘年友其夏先生獨報罷而來館於余家時余年十四弟珪年十二先生得之喜甚以爲可教爲余兄弟縱談古今時時獎誘之若身奮然在天上少選或小不合其呵責若風雨之至自視幾無以爲人用是聞者人人感動至今余兄弟私計讀書無所進益其有所進益無若從先生時先生暇時未嘗去詩几案牀榻卷籍與被服相糅錯而身臥其中或起繞室百而長吟其韻清越遇意得則舉以示余兄弟輩旋棄其稿不復問也先生在余家先君所以待先生者尤重且謹惟恐不常意先母爲先生設食必手治之先生云蒸雞子者必用箸調之度三千箸乃可食每朝食先母調食必如其箸之數顧謂余兄弟曰若輩幸得名師我豈惜手指力耶他日先生聞之所以教余兄弟者益至然先生負氣頗峻急

嘗曰。賓師之禮。不可久館於人。或致辱。晚已。以故先君先母所以慰留先生者。未嘗有纖芥失。其秋。先生灑然去之。蓋館余家。實三月云。後乙丑戊辰。再至京師。試輒報罷。自此先生不復上春官試矣。先是丙寅丁卯之間。先生遊揚州。主張君四科家。當是時。浙東諸老。若甯波全謝山祖望。杭州厲樊榭鶚。杭葦浦世駿。金壽門農輩。並在揚。揚之好事者。或邀先生爲詩酒之會。令節勝遊。分章刻句。一時競相傳賞。名動諸老間。於是先生詩格一變清絕。至今集中所存錄。亦揚州詩爲多。然先生未嘗屑屑苟合。一日。與諸公會座中。猝報某貴人至。諸公方迎揖。先生則閉閣不與通。諸公固強請之曰。何逼人至此。先生開後閣。竟去。其人殆清甚。不獨其詩也。後數年。先生去揚。落落無所向。會余舅氏徐公已筮仕。自西域從軍還。擢爲平陽太守。遣使三千里致書先生。請爲書院山長。以教郡人。先生以同社故人。欣然就之。在平陽三年。諸生經其指授。爲詩文皆有法。歲乙酉。先生以母老辭徐公歸。臨行。作詩題書院竹。以示諸生。然後去。先生旣歸。家故蕭然。以常熟邵編修齊燾與先生同社。鄭先生友善。且常熟去家百里。遂就邵氏館。館一年。兩人相得。歡甚。明年夏。竟卒邵氏。先生生於康熙癸巳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丙戌六月某日。年五十四。所著秋涇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其少者有先生風。

大興朱筠曰。孟子稱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少從先生遊。以爲今世有先生。其言論風采。足以感動後生。令人慨然想見古清者之風。先生歿。余無所見矣。嗚呼。此可傳也。先生詩。晚益清。其盛年所作。出入杜韓。

頓挫有奇氣。輒散去不復存。在平陽時。有徐生名昆。爲先生所鑒識。徐生手錄先生古今詩百餘篇。篋藏之。歲戊子。徐生來應京兆試。復從余遊。余得見而讀之。然皆自揚州以後作。盛年詩無一存者。余所收先生詩。多在揚州之前。然不及徐生十之四。余於先生。愧徐生多矣。暇時。欲手書一通。與徐生所藏合爲一。顧徐生方罷歸。行恩恩未遑也。徐生請爲先生立傳。余姑粗記所聞見。隨手書之。以答徐生。

###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侯漢。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章人。猛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薇。少薇八傳而至光。在咸通中。始卜居歙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明天啓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爲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通長老者遊。同輩皆屬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爲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率顯名以去者。歲歲

不絕。皆自憲倡之。憲居錢塘。既美其湖山之勝。久之。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之標準也。今羣居徵逐。獨行固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粗榘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鑿錯。如是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閣人魏忠賢用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偪處。其黨或以爲隘也。則計謀所以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長子瑗詔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既至。方藉藉相語。憲慷慨曰。鸞孔不與鷓鴣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園中。出盡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閣黨以憲名聞。忠賢大悲。必欲致之死。時方乞入獄。因嗾其黨羅織之。主者構憲。廷訊再三。辭不服。卽逮京師。詔獄。少子炎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旣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據。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尙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炎。瑗字伯玉。從其父毀闈祠。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

曰。免我免我。真愚也。順治中。子鑛以進士官粵西。臨行受教。援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爲良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尙書。閔夢得以賢良方正特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尙書翼注行世。璠。字子璵。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母。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熙甲寅歲。崗亂。諸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爲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固都會也。四方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醵金殮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炎。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餽橐。時僉都李之方按獄。左右叱去之。炎泣曰。吾父白冤。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旣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母遭風疾。臥不得起。扶持牀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兩從叔。事之如父。嘗曰。遠祖之藏茆而不治。是無人後也。家有餘而無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敢怠。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翱翔於兩峯三竺之中。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四五世子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鍾閣。孝友君子也。爲予父執。其子聞生。又與予同學。總角相見。如昆季。鍾閣先生爲篤言。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家中。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旣甚。



喜。他日常於家中隙地。構廡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文之。予不獲辭。謹據杭州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財擇而爲之傳。傳曰。數典不忘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於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蕭山王君家傳

王君名之槐。字樹德。一字瑞峰。浙江蕭山人。曾祖承式。祖宏先。父章。章生子四。君其第三子也。君家故世世讀書。而君行尤美於天性。以孝友聞。其他行多可述。而生平尤用意者。在宗祠族譜。君之言曰。先人有志而斬焉不繼。非孝子也。我族王氏。自宋實爲魏州莘縣人。自文正公旦六世曰以仁。當高宗時。渡江而南來。家於蕭山之湘湖。夏孝鄉。又十二世曰賓陽。始遷城中。居懷德里。數渡江之世。至我先君。二十又二十矣。我族之譜。於宋有茂才者。嘗輯之。元明之間。往往輯焉。國朝以來。族人訥。訥庵二公又輯焉。蓋六十年於今。先君子有志焉而未果也。予小子竭蹶不敢忘。君又言曰。自我先君子越稽始祖以仁公以下二十餘世。而爲之宗祠。其心力實盡於是。癸卯之秋。我宗祠火。予小子其無以見先人於時。君滂沱奔走於餘燼之旁者累日夜。族人感其誠。卒人人議共舉爲復其祠。祠成。而規模煥然。加盛於前時。君之爲族譜。

也。其迹益奇。嘗夜觀所爲譜於湘湖上。漏下數十刻。倦而假寐。聞若有太息者。見一老婦獨前曰。嗚呼。人誰知我。君寤。私怪其何人。乃走族老人。爲言所夢見狀。老人曰。嘻。此某氏也。苦節終其身。爲君發譜指視之。果逸其行事。一坐嗟異。亡何。又夢一老翁。如呼一人名。行且詢曰。我死卽貸爾耶。君驚寤。比旦而族老人有來謁君者。卽語以夢。老人訝曰。此翁名某。所呼名。乃爲翁後某小字也。某行有負於死者。今鬼神來告子。子其書之。以爲族人戒。君謹而識之。時族人有居西輿者。亡其世系。其家無老成人。而子弟率不識一字。感君至其家問訊。乃大愧恨。卽無以告。固留。已而君視壁間磚。隤脆有隙。如束楮狀。卽發磚視之。故譜一卷。宛然世系具在焉。一家盡駭。以爲君神。我祖留遺此以待君也。君居常痛其曾祖母來。祖母陸。兩世節行。而父行實孝義。久之未得上達。君爲諸生時。輒自具書兩母及父之行實。上督學使者。使者以聞。有詔旌其門。君父卒後。或有所往。必走詣墓上。其反亦然。兄弟同居。輒置酒爲懽笑。時時達旦。以爲常。妻黃氏死。未嘗再娶。其教子及孫。則曰。讀書之外。復有何事。君內行旣修。而遇物以誠。鄉里以其一言爲輕重。其學一粹於經史。具有所論述。其所爲宗譜。尤有法。並藏於家。又或旁及星卜諸家之術。用之輒驗。嘗自言歲行在子當死。已而果然。人謂君之誠。足以明於死生之際。不盡以其術也。君卒時年六十二。鄉人私謚之曰誠毅先生。子二。文灼。文烜。孫四。武培。武堂。武堃。武壘。

大興朱筠曰。余家曾祖以上。故蕭山人。余兄仲君官山東。會君之子文灼遊東。與相識。仲君書來言。文灼

手其父之行。衣冠再拜而言曰：先人之行，誠得古之所謂立言者以傳。不恨俾仲君寄京師，而乞余爲之傳。余文愧無以當文灼之請，旣而讀其行略，嘆君誠長者，復感其以力行重於鄉里，而余方百年爲北人，不一親識其爲人也。君所感於鬼神事甚怪，然古所稱至誠之動骨肉，一本之所感通，固然無足怪也。故不辭而爲之傳，以歸之君之子焉。

紀張孝子事略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旣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營葬其母，爲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蹤迹者也。已而聞在瀋陽，往從之，旣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反也。塞外縱苦寒，然商者麀至，彼以利，我以尋親，畏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爲？於是裂素繪書爲零丁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土城子、諸險，屢濱死，不爲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祠，甚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奚乃肖昌黎，張存心耶？存心僑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盍求之，如其言，往詢諸士人，言悉驗。閭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冢，迺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爲制服者三年。世所傳張孝子事云爾。近世稱孝者，多在奇節，宋以割股，明以廬墓，創始者發於至情之莫遏，而繼者相屬，當世以爲習聞，惟尋親得情之至正者，卒鮮，蓋其難也。國朝以尋親者，先後得五人，犯鋒鏑，奉親歸者，爲黃向堅、奪

父骨於苗獮者爲劉龍光尋之而終不遇者陸寅尋之而得其柩者彭孫貽得其墓者翁運標有淑旺而遂爲六向堅諸人皆累世詩書之澤淑旺顧操奇贏賈人子耳非有嘉言懿行爲漸漬其心激發其志氣卒能孤行其意歷九死而不悔以遂其父首邱之思以慰其母靈而無愧於向堅諸人所爲夫拘儒牽於成議賈人以無所障蔽而克爲之其天全也賈人所爲高於拘儒所守則夫儒衣儒冠嗜利而忘本者皆賈人所不道至性不恆見於人儒而孝有黃向堅諸人賈而孝則有張淑旺人盡人子子盡當孝可以興矣傳孝子者於世系年歲多略予亦弗得而詳云

### 書歛程密事

程君諱密字用詳晚號退於其先爲歛之岑山渡人族叔錫琮故用六安州籍成進士君少從叔遊因試爲州學生雍正己酉以選拔生常貢入國子監朝考高等得旨分發山東以知縣試用當是時世廟方重吏治凡選拔試爲縣而才不數年致顯仕人人爭羨以爲美塗君之在山東也初署鉅野歷城兩縣承再署東昌府經歷值歲荒上官檄君往辦振貸君所至周察戶口必得實凡飢者稱其仁辛亥試限滿當奏授淄川矣已而聞母曹疾君召家人刺刺語頗得其母思子狀仰天喟曰母戀子而子戀官邪密乎爾非人子也明日泣請於上官願移疾去視母時巡撫都御史爲成都岳濬承宣布政使爲漢軍孫國爾提刑按察使爲江都唐綏祖並器君相顧笑曰迂哉書生豈有奉上旨以知縣試三年將卽真矣而忽以疾

去者哉。君益泣請。至於再三。諸上官皆不許。君則具牘署其上曰。程密自考爲知縣。力不及。當改教諭。去。上官益大詫。已而察其誠也。聽之去。君卽去。抵家。母顧而喜。卽日病若失。君亦喜。顧母曰。兒自今不復以官去。母左右矣。遂自號退於也。越二年癸丑。母竟卒。嗟乎。人或父母篤。老年八九十子。在官不克就。子亦戀官不克去。至於父母喪。復不卽奔。若淹滯以待父母之恨。至者。今則有之。豈今之人子者。日益薄耶。而君何以如是。君居母喪。毀甚。閱再朞而禫。家人未嘗遷其笑。六。八。僉曰。孝子。君有庶母生妹。嫁吳而寡。君迎歸。終身養之。卒詔厥子嫁其二女甥。人僉曰。君友。有里之惡少。倉卒詈君。稠人中。君輒避去。惡少隨而詈之。君無所動於詞色。里人僉以是服君之度。君除母服。竟不出。徜徉於八公九公諸山水間。嘗三遊古南嶽。一以雨登。間爲詩。詩清絕。未嘗留草。後以乾隆壬申十月十日卒。君生於康熙丁丑六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六。君二子。命長者秉鈞爲兄。後次子秉銓。十三歲而孤。旣長。爲諸生。余在江南時。試有聞。後來京師。手寫君詩之僅存者爲一卷。而乞余書其行作書事。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蕭山汪生輝祖。爲上海陸君錫熊戊子主試浙江所得士。陸君。余辛巳會試所得士也。己丑。輝祖從計偕來京師。以門下門生謁余。乞余爲傳其兩母之行。余曰。兩母有歿者存者。於例不可傳也。其書事宜久之。欲書而不敢易。輒爲之止。今年癸巳。輝祖復以書來泣請。始書之。蕭山治之東大義里汪氏二節婦者。

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室一側室一也。楷初娶於方，方卒，有二女，側室徐生子輝祖，四歲矣，再娶於王，其年雍正乙卯也。王年二十三，徐年二十四，兩人相歡如姊妹。越六年，楷引疾罷去，客廣東，死，匱反蕭山，及門，兩人扶七十老姑，扳匱而噉，輝祖方十歲，挽兩母衣踊而左右會，楷有弟模，數負里中惡少錢，衆鬪，模兄楷死，恐模遂負錢，急聚責之，模乘間悉挈家中餘貲，出門徑去，不知所之。羣惡少乘喪擁門大譴，謀舉室欲傾，老姑呼天曰：「今日我家與若同命，於時兩人飲泣而謀曰：夫死，吾兩人亦死，卽死夫之母，死夫之子，嗟乎！夫竟死矣，若吾兩人緩須臾無死，養姑而教子，夫固未死也。」卽出語衆曰：「我家負若錢，若迫我家，今日卽死，若錢卽負無償，不若勿迫我。」緩之期五年，急二三年，兩寡婦誓不負若錢，若去，毋久，恩此羣惡少，計不可屈其辭，卽應曰：「諾。」徐徐罷去，兩人則閉門跪老姑前，笑語慰之，而拊子泣曰：「若必讀書，有成立，兩人日日力手指食，姑及子王坐而操作，徐則奔走搯拄，以佐其役，天寒蒙裂，縵縷百結，齒噤肌粟，相與慰藉以溫，或餅米見馨，兩人輒互稱旨，不食，令姑與子食，而間咽其餘粒，人皆指語汪氏，旦夕活耳。浙俗事鬼，尙楮幣，糊楮爲黃白鏹狀，歲時焚之以贈人，鬼紅女手作之，終夜有聲，計彙楮鏹千百用，易錢，作速且多者，當一人之食，兩人所作，日食有餘，錢則積以償負，如是數年，竟償叔模所負惡少錢，常白金百兩以上，蕭山爲之語：汪寡婦楮鏹黃白鏹不爽也。所居破屋三間，在西小江上，四望野田漫漫，輝祖出就外傳，母徐送之，旣入傳門，顧而歸，輝祖日日歸，母徐在門，盱企久矣，輝祖或業不進，母徐則撻之，母王解之。

曰。阿官一而已。撻可已。母徐曰。惟一而已。不撻將吾族之祀也。則罷撻。兩母相持而泣。輝祖亦持母泣。而罷。風雨之夕。兩母更縫紵以佐輝祖課之讀。讀聲與刀尺聲不絕也。他日。仁和嚴誠。爲晝夜績課兒圖以紀實。當是時。五服六親。無過問者。輝祖幼時。納采於王。久之。不相聞。或訛語曰。王家斷若子婚矣。王顧徐曰。吾兒尙少。如其成立。何患不婚。其不成立。不婚宜也。斯言何爲至耶。輝祖聞之。讀書益甚。及輝祖十五。六頭角見。王氏備禮歸其女。宜於兩姑。然後訛者不復訛。兩人之事。老姑也。尤以孝著。雖乏絕甘旨之味。必力以供。姑益篤老。嗜螺螄而甘。輒語婦曰。烹之。而介無脫。以匕筍肉。吾口內焉。吾甘其滑也。兩人迭烹而迭同之。必當姑意。乃退。及姑病。漸臥久之。固欲起。卽踰廁。徐則負之牀以下。上。姑竟忘其憊。且卒。姑曰。天乎。若得婦事若兩人者。若兩人事我。我卽瞑乎。至今蕭山聞人言汪氏之孝與節者。皆以爲信。輝祖旣舉於鄉。母徐歿七年矣。母王年五十有六。喜曰。吾子茲始成立也。先是。五年甲申。輝祖具書兩母之行。自學官上之。獲旌。實建坊於東郭門外。於戲。輝祖於是乎孝。若夫昔人所稱有待云云者。余亦以其理信而書之。作書事。

少婦周紀事

少婦周氏。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媪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矣。居亡何歸甯。而歸明日。巧暴死。認於令。令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

婦起設鬻食兒當食腹痛趣詰新婦云嚮夕兒拾紅白粉授新婦令入鬻作食今死者食鬻是新婦殺子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鬻夫實食鬻死新婦欲亦食鬻死舅姑奪之鄰人羣來詈辱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辯令即問曰巧且死何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鬻中食巧巧嘔衆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藥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鬻及嘔猶在婦何所辯邪令曰然趣命投鬻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敢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婦曰死者口不敢若罪而寃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爲若辨之新婦泣而前跪敢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嚮夕巧有所御邪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鬻遂死無他狀令大息久之乃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慙然乃召其鄉鄰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以寒泉藥物共殺之也衆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召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夫律妻殺夫磔今得白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舅姑以代爾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哭翁媪皆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寃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紅白粉旣入鬻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爲作



少婦周紀事

張烈婦紀事

杭州府清泰門長明寺巷張烈婦者。種菜傭顧妻也。張年二十餘。夫顧年三十餘。一子一女數歲耳。居巷中。巷有隙地數十畝。常慧林寺門爲菜園。羣傭比屋十餘家。種菜其中。以爲活。乾隆二年丁巳春。顧傭者勇於鑄土負灌。力足兼數傭所種。於時菜肥而顧瘠。已而臥病一月死。方顧病時。一日闕力作。則闕一日食。園中羣傭故壯。顧相呼拔菜煮糜粥來食病者。並及婦。婦則拜受之。及顧死。婦卒哭。手操鑿斷夫所種菜。分遺園中諸比屋。乞取其直。買櫬以斂。夫畢。告於衆曰。夫所種菜畦一區。今無種人矣。謹還主者。然夫爲主者。竭力種菜累年。所竟死於此。願諸君爲言。乞畦角丈尺土。以掩吾夫手足。命也。敢不拜德。衆曰。諾。明日婦送女於育嬰之堂。以其子爲他家養子。園中人私語曰。此速嫁矣。吾儕致菜糜數日耳。願無懈。然而自是致菜糜者。婦謝勿受也。則閉門入園。中人怪之。然亦不見婦甚戚狀。則漫語曰。是豈有所私儲耶。姑聽之。明日門不啓。曰。偶臥不出耳。至三四日。門閉如初。園中人詫相告曰。趨呼里甲來。共入覘之。於時里甲率園中傭呼啓門。門中寂然。則爭排闥入。見婦危坐榻上。槁而死。衆譁曰。大娘爲顧餓死也。知者曰。此烈婦也。聞於仁和縣。縣來視死。死者自領緣繞襟。周祛連中裳及鞵。舄縫紉合爲一。衆乃環斂手肅然。僉言於縣曰。此烈婦無他。不願以死自見也。請勿視。知縣曰。諾。去。其日園中人相與舉櫬斂婦屍。與其夫

顧合葬之園中菜畦一角。余聞諸烈婦鄰巷錢塘國子監生吳大生虞甫爲作紀事。

書羅烈婦事

順治二年乙酉。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歙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難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爇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願見兒。則抱攜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煙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噉。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遇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刃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鬥。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難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既走免。願見咋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茂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

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書烈婦景事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牀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頃有飛鵞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景曰。夫人烈哉。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迹向鵞所墮處。則屋上鵞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之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爲余言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子。自爲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絨。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爲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爲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桴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爲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尙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沈氏子爲之後。至今有祀。

書趙有慶側室事

桐城縣、縣市鄉一都二里三甲國子監生趙有慶側室王氏、縣人王子美之室女也。生在康熙五十二年。逮雍正六年、年十六歲、自念父母早死、養於叔父。叔又老貧且病、乃泣語其叔曰、父與母死而獨生女子、子是死而不得葬也。叔父雖老、能爲勉卜葬月日、女當鬻身以葬父母、不恨。卽持其叔慟哭、叔亦歎歔許之。鄰人聞者咸感動、相與豔傳其事。會有慶無嗣、謀娶妾、毅然出金葬女之父母、畢、遂歸焉。事嫡姚克敬以和、生三子、宗蔭、宗德、宗育。宗蔭早死、宗德爲有慶弟、增慶後、獨宗育存。越十年、乾隆三年、王氏年二十六而有慶死、王氏輒絕飲食、閉戶將自經、從死。嫡姚排戶奔救之、且泣語曰、堂上有老姑、而子幼、先舅、柩尙在淺土、夫殯在堂、若忘鬻身以葬、若父若母邪。若死、我亦死、是果死我夫也。王氏聞而瞿然曰、妾過矣。勉生佐夫人、於是朝夕侍嫡姚、事姑、無不當其意。姑疾、則藥物必嘗以進、死則附身附棺必謹。卒葬舅姑及夫如禮。誨子有立。乾隆二十三年、詔旌其門。

書吳節婦事

婺源吳節婦者、爲縣十一都二圖西園吳亨之女、嫁爲十二都五圖騰阮王文燎妻。年十九、越十年、乾隆癸酉、文燎遇疾篤、時君舅、君姑、竝在堂、文燎屬纊、頃之氣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敢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卽瞑。至今婺源人言文燎死、猶視厥父母以

有婦而獲釋視也。越二年乙亥，舅又死，獨姑存。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兄弟，婦妯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月日長久，且不給。既斂，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毋太自苦，家徒四壁，何以活？若不忘弟之孤者，幸毋徇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饑孤寒，勿相累也。願勿再言。」從兄退。從嫂日來，噂沓諄語，用以激吳，甚且手批之。鄰婦爲之不平，吳則逡巡謝，勿與校。或鬻質嫁時衣，釵以佐喪具。詔九齡男子子，重斬以承祖事。兩叔一次男，竭蹙匍匐，以次朝夕上食，卽哭位如禮。里人爭嘆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曰：「若勉自活，既葬，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餐，以薦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爲之卒一饗。曰：「若後母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萹苳，秋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抱甕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溉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暴，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鄰母。鄉人詫之，指其園爲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溉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驚計無所出，則避人剖肱一縷，投藥沸之，謹以進姑。姑病頓差，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驚而寤，叩之媪，媪曰：「嚮出棄藥滓，遭石而聲有異，卽之殆非草木質也。」姑自顧病已失，則嗚咽呼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邪？」他日若婦必若若順，若恆不病爾。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自吳當室，爲兩叔娶婦，瓜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禮經有聞，師休。

甯戴震來京師。從余遊。再拜持歛。洪榜所作求旌節狀。請曰：先生幸書母事。俾母之榮先於旌也。余謹爲書之。嘆曰：節而純孝。夫人其有道邪。昔歲己卯。近鄉段辛有。汪志孫妻詹。年十八。夫死。餓七日而死者。吳聞之曰：善哉。惜彼尙有姑。若少須臾。母死。然後死。庶幾孝乎。今年戊戌。吳年五十有四。其稱未亡人。初年二十有九。及今二十有六年矣。聞所居懸畫竹一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未嘗易他幅。晉間請曰：母何以恆懸此竹。曰：有節者不易也。晉聞之而悚惻。涕漣然下。至今懸如初。

吳夔潭先生哀辭并序

筠從夔潭吳先生遊。在乾隆乙丑之四月。時筠年十七。學爲制義。先生奇其文。朝夕必稱休甯臨川。是時筠始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凡兩月而先生去歸杭矣。先生初至。不自言其年歲。容色渥丹。頰下髭無多。可指數。而頭顱皓白如六七十人。獨喜談制義不倦。然以爲制義非根柢經史不可。嘗曰：余讀周禮。必日背誦一過。讀太史公天官書。四周而成誦。其強記精熟。殆自少然也。先生自壯歲舉於其鄉。壬戌、乙丑、辛未、丁丑、庚辰、辛巳、辛卯。凡七試禮部。皆不第。中間壬申、甲戌。以母憂不應試。癸未以後。或以瓊州院長禮致先生。先生以貧故。應之。遠去海外。應試輒不至。其歲在辛未、辛巳、辛卯。凡三薦於同考官。將中式矣。主司輒以字句指摘而罷命矣。夫辛卯試既報罷。其年爲萬壽恩科。天子推廣錫類之恩。詔應試禮部舉人。有年過八十者。授翰林院檢討銜。七十者。授國子監學正銜。以榮諸老先生。於時自言禮

部年過七十。有旨得賜學正。可以歸矣。先生念既老且貧。父母柩不克復於土。趨起留京師。館於篤兄冠山家。開門授弟子。將欲積累束脩之入。以舉葬事。越一年。壬辰五月十三日。遇疾竟卒。六月二十又一日。篤在甯國試院。聞赴卽寢而泣。竊悲先生讀書。老於制義。窮不一遇合用。老始得一銜。又貧不克歸。謀葬其親。卒不克。以客死。嗚呼。有窮如先生者乎。先生諱光昇。字廣華。又自號彙潭。浙江仁和人。乾隆辛酉舉人。欽賜國子監學正銜。爰爲之哀辭曰。

作者流別兮。古文與詩。取士有令兮。緊制義詞。先生工之兮。前代幹支。金陳陳黃兮。異寶陸離。國初諸老兮。劉雄熊雌。出入一一兮。風條霜淒。窮極其變兮。以常而奇。玉戛金撞兮。厥聲宜宜。言必有出兮。如己出而。聳耳而駭兮。目眩而噫。何必僻書兮。轉喉觸顯。周經誼語兮。僉謂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遺。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諮。莫爲先容兮。遭按劍疑。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奇。辛未。先生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執其卷示同考。或曰。結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旣而曰四句文。有曰禍重於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蠶蓋不飾等語。主司又斥之。七試不還兮。老且至唏。曰逝去此兮。遊海之涯。瓊在海中兮。重嶽匪屨。其南僭耳兮。宋昌化治。劉司戶死兮。蘇公貶斯。賢哲所厄兮。逢迎魑魅。先生無罪兮。往甘如飴。思以所能兮。誨峒之黎。自比趙德兮。好爲人師。指授所化兮。若天雨滋。伽南琥珀兮。香漬臙枝。成器而貴兮。大匠雕幾。自悲不遇兮。以此發之。瘴癘罔害兮。天宥孔危。老骨生還兮。曰當期頤。用老得官兮。無命綏之。不出海死兮。入死於畿。前年胡酷兮。鬼

伯奪兒。豈明不喪兮。喪其神思。來館於京兮。謀葬親貲。十脛爲修兮。遂葬何期。竟以客死兮。不佑孝慈。一文之工兮。窮不歸屍。伊彼何人兮。富胖貴肥。先生癯死兮。生髮雪絲。綫之不繼兮。有孫孩提。弟子遠道兮。莫執紼歸。歸當復土兮。莫爲之埋。哀辭歌泣兮。噫先生悲。

雷祖劍進士哀辭并序

江西進士雷君躍龍。字祖劍。乾隆十九年甲戌。與筠同舉於禮部。及廷試。君以原班當選知縣歸。越十年甲申。自其鄉來赴選。司行次天津。道病卒。其第三子光珪。竭歷得棺以斂。厝之河濱。而哭走京師。告於其父之同年。謀所以歸君柩者。諸同年咸走相告。爭賻金以助行用。孟秋下旬。爲買舟於潞水之南。送君之子扶君之柩。以歸於其鄉。臨行。光珪復來。泣而告筠曰。吾父臨沒時。意甚恨。謂光珪曰。吾養不逮親。而學不成。仕。惠不恤其兄弟。而力不振其族。鄙道死宜矣。若其葬我於此。而急歸善事若大母。以畢吾志。餘不以望若也。嗚呼。吾父蓋不瞑焉。獨其志可哀也。苟得吾父之友若先生者。爲道其志以傳。則吾父其瞑。筠泣而許之。乃言曰。筠初舉時。與君一再相見於穉人中。卽別十年。別至今。幾不能復記憶。君之狀貌。比君來。又不及一握手相見。而道疾以死。徒見君之孤。而悲及君柩之南。在近郊百里。又不獲走送舟次。以抒余哀。余於君友朋之誼。奚取也。余尙忍言。然光珪嘗手草狀示余。君之志有可哀者。余不忍不言也。按狀。君系出晉豐城令煥。凡三十餘世。而遷於進賢之雷溪。又十餘世而至君。考諱樟齡。母氏蔡。實生君。君事



父疾以孝聞。居喪一中於禮。篤友敦宗。數葺家祠。以倡勵其族人。其於譜牒之系次。講求補綴。必盡其心力。諸母有節孝者。君爲之力陳於當事。必獲旌乃已。歲在丙子。君以進士家居。而祖墓隙地與鄰人之田。比有松數十本爲所斫。君使喻之。鄰人強辯不服。君之族人將訟之官。君止之曰。吾爲諸生數十年。守先人訓。不敢以一字干令門。今始一第而與鄰人訟。是變節也。旣而鄰人媿。還其斫樹。其以德感人也如此。君之就選也。以母七十餘。逡巡不欲行。母趣之曰。吾尙健。汝出吾慰。不出非吾意也。君乃行。與二子俱過河南。稍稍苦齒痛。而資且乏。則留一子於其友家。以一子赴京師。其友家所在。曲折與官道遠。賃車一輪坐其上。以二人推挽之。時二月之間。日午甚熱。君病且暴。且不支。乃載糧艘行。行緩益病。竟至卒。嗚呼。君之來。母已老矣。然以母志欲榮其親以行。非若世之求榮其身而身喪者比也。且君以從母之命故死。死無他語。而一思其母。使其子歸。善養其大母。畢其志。其志誠可哀也。君之卒。手書數千言與其子。且曰。吾何以道死。吾自念有兄弟數人皆貧。而吾差不貧。吾不克始終視如一身。吾死猶恨。嗚呼。兄弟之愛生而失者衆矣。而胡獨死。此死而且不忘其兄若弟者。其理余不能知。然余以君斯語信之。足以知其無憾於所生矣。用是哀君之死。而爲之哀辭。以授君之子光珪焉。

養不擇祿兮。古義所垂。親不待養兮。風木而悲。母命之仕兮。子行遲遲。母年則衰兮。欲其志怡。辭家登舟兮。二子與偕。迂道留子兮。行乏於資。抱疾走暘兮。隻輪以推。疾甚改舟兮。死河之涓。死言孔恨兮。惟母之

思兒孝王母兮。以我道理。厥志可哀兮。魂魄何之。朋友哭賻兮。子侍柩歸。歸其安穩兮。命不可知。母氏康強兮。諸孫扶持。涼風送君兮。返霜之時。勿以爲恨兮。耐先人基。嗚呼哀哉兮。慰余茲辭。

烈婦史氏哀辭并序

烈婦史氏五姑。先出會稽。今爲大興人。父容正。且死。屬其子友義曰。吾歲癸亥生此女。憐其孝且淑。若必善嫁之。友義泣而許。其妹爲相攸。久之。乃得同縣沈佶之子毓鳳者。以故。其嫁後禮期。旣婚。伉儷相愛敬也。乙未秋九月十三日。史氏告毓鳳曰。今日妾嫂俞設悅之辰也。妾雖抱微疾。宜當往。毓鳳諾之。母金及嫂聞之。迎謂曰。若有疾。且歸。良苦。若之姪壻趙某善醫藥。請召之內堂。爲若診脈可乎。史氏曰。諾。旣診。書藥方退。日夕載還夫家。史氏持趙某所書方視毓鳳。毓鳳曰。若何所診邪。史氏曰。妾偕母及嫂在內堂。毓鳳曰。吾聞婦人出必壅蔽其面。若婦人也。烏得見男子。史氏默然無所言。明日。毓鳳又以所語告於父佶。史氏聞之。謂其侍嫗曰。吾以婦人或失禮。致吾夫告吾翁也。吾何生爲。嫗駭不察其語。又明日。史氏謂毓鳳曰。日聞某當移家。君其往賀。毓鳳以爲然。旣出。史氏呼嫗。若攜兩兒出買餌也。嫗與兩兒皆出。史氏卽閉室自經死。時十有五日也。余聞之。國語敬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綠衣之三章。其祭悼子。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飫則退。然則婦人當祭與饗。宗老具在。得與男子賦且飫。而孔子以爲別於男女之禮。是男女之禮。雖至嫂叔不通問者。乃以居室無事時言之也。又禮無婦人疾病之文。然喪禮具載飲酒食肉。

疾止復初。乃言男子疾病之禮之變。婦人亦宜然者也。若是則史氏之視疾無失禮矣。而獨以君舅與夫之有違言。至於殺身以明其志。夫是之謂烈。昔者唐李白作溧陽貞義女碑曰。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當子胥東奔。逼迫昭關。告窮。此女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嗟乎。何史氏之女。卓絕千古。數數也。史氏死年三十有三。乃爲之哀辭曰。

瑟高張兮。極其絃。鳳何選兮。凰鳴酸。夫人激兮。命不延。羌父卒兮。有言。女余愛兮。蘭若蓀。君子之歸兮。慰吾魂。兄泣而識兮。標梅翩翩。古及笄嫁兮。幾冰泮春。載歌灼灼兮。歸沈門室之宜兮。事覆翻。嫂初生兮。小姑聞。元月上弦兮。歸宜然。鬼伯候路兮。醫有神。夫人之疴兮。母與嫂。前以禮診兮。夫變顏。面壅蔽兮。相言不傳。古之語兮。百端昧。豺狼兮。溺不援。疾病在喪兮。酒肉陳。禮有變兮。言申申。君舅曰。父兮。夫曰。天謂余不信兮。烏用身。媪賀賀兮。耳塞繇。兩兒啼。飢兮。市餌可餐。夫出賀屋兮。喪在門。雉經是則兮。烏有文。直如絃兮。心自捫。吾志之潔兮。冰斯寒。白露下兮。魄團團。夫人之殞兮。匪缺而完。史氏有女兮。白也。篤。越千載兮。靡愈堅。詩歌褊心兮。探湯難。夫人有之兮。斯爲賢。刻茲詞兮。燕山之原。

貞烈張偶姐哀辭并序

貞烈張偶姐。亳州歲貢生張慶之次女也。十歲母死。偕姊侍父。女紅暇則讀書。讀劉向列女傳。慨然慕之。慶貧。不諧於流俗。而教於家有禮。以無子娶妾。生子念。子念少長。知讀書。偶姐則佐父課之。讀。間與父相

勞苦曰。弟小讀書敏。長必成立。父勿憂老且貧矣。父爲之喜。亦喜而退。族黨交稱其孝。初。慶以偶姐許字同州吳維禱。婚有期矣。而維禱病作。手足攣。治之久不瘳。兩家遷延。改卜期者數。而偶姐年已二十有六。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吳氏以維禱赴至。慶固知偶姐之志固。愛之。見於色。顧察偶姐若無事者。傍徨無可奈何。比夕。伊祖侍父罷。則閉戶就息。越明而慶之弟婦早起。馭呼曰。我窗櫺甃上。見姪日所製新履。又有紙書置其旁。曰。以此與我作遺施。姪其死邪。慶聞。舉家馭起。排偶姐戶。偶姐正服自經死矣。又得書於几上。曰。兒不幸死矣。兒義不得不死。夫貧且死。兒當從之。二夫兒不爲。不如死之愈也。兒雖短命。獲好名。父老矣。勿以兒爲念。若父哭兒傷。是使兒死且不孝也。母生姊及兒兩人。父善視姊與兒生同。母死。止留此一條根矣。父思之。天下無百年不死之人。兒去矣。何不豫邪。何不豫邪。慶讀之而哭。哭而止。走告於州學。學正宣城王萬年乞記之。其年十月。余試士於穎。萬年當率毫之士來就試。爰手所記來謁余。余讀之。將列偶姐貞烈始末爲請旌於朝。而先爲之哀辭曰。

毫之士兮。穎之水。水清土厚兮。女生而死。一與之齊兮。禮不改。女不與齊兮。不死女。恥父怙而老兮。母不恃。母死姊之存兮。兒命短如此。命則短兮。名則美。父勿兒思兮。惟姊視。兒義不得生兮。死不得止。從死者樂兮。母所生者咎。心之安一兮。二不如已。履綦素兮。兒之似。以遺我叔母兮。志兒之死。喜梁榘端正兮。悅纍纍。女死而歸兮。室無鬼。魂魄安且吉兮。旌有俟。吳張徽兮。載彤史。



# 寄河文集卷十六

## 祭興縣孫文定公文

嗚呼。綠鶴執任。斟雉莫永。星歸傅巖。巷哭相并。太華分岳。石樓出嶺。歿而浩浩。生也挺挺。丹穴騰鳳。銅池產芝。公爲文章。經杖史麾。絕韋以讀。碎掌而思。陋蟲魚注。辨日月儀。地曠色正。天馬行健。不爲曲學。必以正獻。再拔棘闈。一試玉殿。昌黎賦唐。江都策漢。昔在魏公。五色唱臚。明廷偉人。公來仕初。翰林鳳孔。成均楷模。正心規筆。鑄賢化鑪。兩歷粉署。獨坐霜臺。黃雲當陽。青軼在階。太岳庸命。庭堅有司。公出二南。公入三台。帝曰汝嘉。汝弼予助。公迺易退。屢免以去。曰汝御史。宗人是除。公拜乞休。其歸裕裕。夢龍召望。聞鳥留爽。鏡照悼史。巾卷尙席。記世子禮。掌太宰職。貳公參政。黃髮素德。公方大耋。卓然名儒。道可事君。經作奏書。易尊飛龍。風正騶虞。惓惓惟公。陳堯舜謨。言仁義如。悅社稷以。公之入相。天下嗟美。哲人其萎。長夜胡底。和嘆膏肓。鵲驚骨髓。維帝有命。皇子問疾。八襲臺遙。千里足逸。表鶴何歸。劍龍乍失。惟人之亡。所上遺筆。帝曰嗟嗟。予輔曷對。羽林十人。千金往賚。曰咨典禮。易名羣議。諡之文定。傳百千世。嗟我于青。閱公之喪。同朝進後。慕德思長。辟邪識吉。石鳥仰楊。奠酒薦殺。公兮予將。

## 又祭孫文定公文

維乾隆十八年。歲在癸酉十二月朔。越翼日癸酉。科順天鄉試。舉人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經筵講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夫子大人之靈。曰。嗚呼。惟公。天曰汝生。皇曰汝穀。五緯相生。八柱在右。系自叔封。睿聖武公。公子惠孫。太原之宗。明德所世。天地迎送。石樓高高。神人夜降。公生而嶷。得德之剛。天性見義。嗜慾取將。方其讀書。忽破六經。肉貫於弗。明河倒傾。公爲文章。根茂光爛。大木當夏。大墩當旦。惟聖祖壽考。天下作人。公舉於鄉。射策殿門。原本天人。洞達國體。讀而善之。命爲吉士。赤刀大玉。寶見天廟。世宗卽阼。司業是詔。賓以三物。親於五服。公在成均。士師其獨。侍從文學。升乎小宰。目明靈蠢。燒犀照海。不憾毫髮。絕文意害。得人之仁。社禱之志。守官而罷。起視鹽政。再任百揆。今天子命。天子有命。汝都御史。命汝納言。汝箴予辰。公迺盛服。入告謨訏。諫鼓謗木。輔弼堯禹。天子命汝。秋官天官。庶獄庶慎。予罔敢干。公拜稽首。不犯有司。亦惟有司。帝德罔不治。公出京師。龍節玉斧。天子之命。於燕於楚。唐虞四岳。周之二伯。公曰。驅之行。南北國。晉公視淮。魏公守相。功德所在。民所俯仰。再以身去。作丞宗人。以副御史。歸其鄉園。古之君子。三進一退。事君以道。非曰以位。潯沱起源。臺山削剗。公歸而遊。莫與之面。十又四年。天子詔公。高年大德。天下想風。爲皇子師。更除侍郎。遂參政事。坐中書堂。朝廷方明。嘉猷則內。賜賜雨雨。調燮台背。惟天子聖。與公一心。詠檜充耳。投杼止躬。公耄而學。手注詩易。宣室進講。天子前席。惟其生平。德言上下。遺直鄭國。醇儒司馬。圭璧質成。薑桂性老。公之在相。六合同好。如何不弔。壞木頽山。皇子

來視疾革何言。河枯太史。星飛傳說。三世元老。曷延而絕。吁嗟我公。乃誠乃真。赤日後先。太白大辰。惟其朝夕。不間日至。爲福於國。爲法於世。皇帝曰嘻。嗟予碩輔。爾學孔淵。爾德孔膺。予惟親臣。虎賁綴衣。十人往奠。以道朕哀。咨予禮臣。國有卹典。羣議以來。無缺予膺。嗟公本末。天子所瞰。其來有自。去也何憾。公於文章。帝曰其素。五命分校。再主禮部。省試惟七。洎乎今年。順天得士。二百餘人。嗟我及門。見公旣遲。不見公亟。如何其悲。睟乎其容。以接我士。曰古人學。非其祿餌。別白真似。爲我楷模。心傾嵩華。淚同黃河。欲書公蹟。不及待公。不見公始。見公之終。蔚汾正氣。天門授受。公其歸邪。將此薄酌。

### 祭海甯陳文勤公文

嗚呼我公。國之耆碩。輔我天子。比於陟臯。圭璧庭中。松柏殿端。大寶良材。其光陰寒。公家浙東。海濱世冑。代有名公。以服袞繡。公之令德。成性在早。始善善進。物產喻道。旣冠曰弱。侍父於都。君子之出。晨開芙蕖。文章火爛。若冰在心。遂成進士。官於翰林。方聖祖年。扈從經過。器成特達。帝知實多。初由宮臣。登歷侍讀。以憂闕起。回翔渠祿。世宗卽阼。學士在閣。巡撫山左。用及鋒鏑。中更家故。罷居於東。天仁天威。成就我公。公之在東。讀書萬卷。溫公一編。手百點竄。深求古今。得失成敗。於天下事。若觀火外。嘗言吉凶。所以立命。君子憂患。存之其性。公之相業。根本在此。高安知公。入薦以起。我皇命公。副都御史。再命侍郎。倉場是理。咨汝戶部。汝遂左都。紀綱予敕。財用予敷。遂作司空。汝來相予。天子知公。咎選伊舉。公拜稽首。臣豈曰能。



越次登用。帝命之承。公在中書。侃侃諤諤。清風何高。見於輿簿。旣罷復來。帝巡於南。天下想慕。中直外溫。皇有咨問。入陳嘉謨。執持大體。聽之中和。尺寸規矩。言動必敬。一辭而退。終於守正。公之入辭。初以老疾。帝曰。汝留。汝康而吉。公乃稱篤。且言葬事。帝曰。汝歸。其來予跋。冊之師傅。宴賚五千。曰。百卿士。祖道於旋。所過有司。咸出郊迎。其鄉大吏。就咨治行。公歸之榮。朝野罕觀。帝之知公。曰。予壽者。如何上天。不遺之亟。善言之遺。我皇之憶。曰。咨典禮。其議易名。予親臣往。奠致潔樽。卹典周浹。惟我皇睿。公爲完人。可以無憾。凡在某等。公所得士。哭公於位。非以私己。昔憲皇言。文貞文端。公校士同榮哉。及門哲人不存。國老云逝。海宇咨嗟。門牆涕淚。喪車南發。執紼告期。公神來格。鑒此奠詞。

祭予告禮部尙書陳公文

嗚呼。國有耆造。鄉有耆英。赤畿之瑞。月溪公生。遠胄由拳。遷自永樂。嘉穀鄉移。於安近郭。高曾隱德。再世舉鄉。□□先生。三子曰良。嘗夢神人。持松柏桂。贈三奇樹。覺而假寐。識其嘉應。丈夫子三。曰伯曰季。絕奇仲男。公生十六。補弟子員。使者周吳。論文嘉嘆。庚子甲辰。再試取甲。直隸狀頭。臚雲光霽。世廟霽顏。允哉北魁。及第數有。第一獨推。父官武學。侍養京師。願修撰子。色聲柔怡。父歿致哀。水漿去口。慟感家人。以爲未有。服除受知。遂侍講幄。擢遷學士。肇高督學。丹豪褒許。曰。都曰陳。不下顧仔。天語人聞。公聞若驚。移督廣韶。喪母視父。歸途長號。特召來都。書局纂志。浙江考官。視乙卯試。雖有同寮。敢不盡心。柄不旁假。校文

漏沈得士榜。揭奔攀龍馭。乾隆初元。試士數與授之詹事。侍郎秋官。江南試訖。詔講經筵。入上書房。疑丞遺闕。戶部尙書。三載超越。夙夜在公。古云匪懈。轂下富民。羣公弔會。公獨不往。上所褒許。公之行端。陳文勤取驟貴殊恩。公承以正。嘉謨嘉猷。入告清聽。欣欣其容。閭閻其語。委蛇退食。改兵自戶。伯藩於黔。季陳臬秦。兄弟仕顯。以謹慎聞。陝幼女死。已獲強暴。季也執法。手奏入告。公謂同官。毋或悻直。止奏。毋上。事聞切責。公對無欺。公級遂鑄。後貳兵部。失議罷官。十有三年。起副御史。二十四年。累官掌禮。帝眷有加。公年將老。甲申引疾。予告攸好。公心惓惓。卜居山下。歲朝慶節。拜午門下。翠華出幸。迎送道旁。國之篤老。都人所望。慈甯八旬。萬國祝釐。與圖九老。盤山遨嬉。間日畿輔。宜有公館。創宣武坊。後進無遠。每歲始和。公來讌斯鄉之髦士。咸觀公儀。公八十餘。鄉佩仰服。好德康甯。上壽備福。如何其遽。凋我老成。巍巍若山。方春不青。奠酒列肴。告公有文。公歸雖老。公格孔神。

### 祭汪文端公文

嗚呼。太嶽神生。高梧鳳觀。鳴國家盛。在天子右。惟公世系。休甯名胄。黃山歙水。鬱佳明秀。是出偉人。美哉惟公。珊瑚骨節。少成自童。五車萬軸。耳目送風。仰歌天地。璇璣在胸。既舉於鄉。再試禮部。文章成就。玉尺合度。廷試高唱。五色雲觀。魏公第四。天下想慕。自公登仕。列於詞臣。錦黻孔羽。開張祕文。一日三濯。光彩愈新。同列欽之。上瑞至珍。遂以所學。重於天子。命之在側。顧問是倚。三篋補書。扈從豹尾。載筆元圃。退食

視晷。屢官學士。再進貳卿。帝曰咨汝。司寇汝明。汝歷司空。遂作宰衡。惟汝出入。既勤以清。帝坐法宮。公在帝所。帝曰巡方。公未或處。凡帝左右。公侍公輔。惟公淵然。獨與天語。公之大文。爲世楷模。圭璧啟積。天光爛舒。明河在心。手宣制書。帝曰俞哉。燕許蔑如。公之嘉謨。內告外順。導養善氣。恪守先進。風度殿庭。不失尺寸。自三十年。朝士典訓。如何疾革。哲人不壽。童守膏肓。實啟足手。詔以醫來。藥餌在口。賜園佳哉。長呼泉某。帝聞震悼。一來臨哭。親奠以酒。視其纊屬。慨然作詩。哀其文學。日色風聲。相助悲蹙。帝咨左右。覆之錦被。命入城斂。陳設喪次。曰咨禮臣。以賢良祠。賚之千金。其議予諡。嗚呼惟公。朝之大臣。生死禮遇。古所罕聞。惟帝知公。敬慎其身。公受帝知。惟公之純。凡我同官。及於後進。眷想儀型。涕何可收。老成有典。大雅遺韻。致薦酒殽。俟靈之餽。

祭錢文端公文

於戲東南之榮。詩鳴有道。錢先發英。沈後起老。國家之盛。武著文徵。兩翁年頤。應瑞以興。沈公之歸。錢公歸存。實廣帝歌。視古坐論。三十九年。正月人日。道山迓公。士林若失。公少游北。詩傳津門。百兩之賦。比玉鏡溫。鄉舉甲畿。後庚上第。拾級玉堂。裾飄鉞砌。宣諭關中。自陝之西。中和講德。子淵名齊。文章職業。代言稱旨。在雍正年。受知莫比。校士赤縣。內庭入直。遭逢聖人。超次越職。初以學士。擢副通政。研丹黃閣。司寇秋令。既佐秩宗。經筵侍講。朝士宗之。鉅海受港。維壬申年。公始移疾。乃賜珍藥。曰汝康吉。既曰汝鄉。有遠

鄉水。汝歸優游。汝恆不死。公再拜歸。歸而霍然。曰。迺天命。臣地行仙。惟帝時巡。江南三謁。公先南人。謳扈黃髮。并來京師。扶杖祝釐。晉秩尙書。宴觀冰嬉。蓬瀛仙人。公爲之長。九老來斯。香山同上。詔侍郎子。實左而右。昔就遨攝。茲從介壽。自天之賜。亦聿孔多。文章耆耆。四海所歌。二十餘年。帝歌公廣。沈去錢留。咏我太平。東南協氣。二老應之。爲國上瑞。非獨其詩。嘻。年九十。公遽萎乎。帝詩誄之一老之徂。追贈太傅。謚之文端。飾終之典。公歸曰。完。初。公老歸。正言入告。聖人容之。乞獻禮耄。比遺疏來。言之逾直。天健倣息。日中惕。景仁人之溥。君子之善。公曰。大臣歿而克踐。惟公所立。前輩風流。門下門生。我思悠悠。公之同姓。我師先殞。再卽歲春。哭公孰忍。古吳之南。德產樵李。疇昔噩夢。孰呼起起。醜不坎遂。縛不車麟。爲文奠遠。鑒公之神。

### 祭王文莊公文

嗚呼。西湖之濱。環山浸水。秀美而明。產推貴里。爰生我公。流光自遠。在國初年。隱德憲憲。公祖職吏。從潞藩縛。立談軍門。全城命託。當時杭人。謂文無害。德足達後。其門必大。泊於公考。國子服官。先生入學。六館曰賢。其教六館。惟民生厚。行也徐徐。以孝悌誘。作太學志。手屢易藁。曰古成均。釋菜惟好。用累厚德。我公誕生。公生之初。皦月重輪。親命子名。并賜以字。昔秋瑞甫。今卒哭諱。公之成童。其光英英。鳳翔麟履。鄉舉發名。祁陽文肅。主浙拔尤。茶陵彭公。禮闈相攸。戊午八年。登乙丑第一甲三人。句臚唱最。三載館職。御試

戊辰公以高等遂登於瀛粵東使者日惟不足校文萬千并海外錄入內供奉其容溫溫金鐵鉤畫職寫  
絲綸遂佐宗伯協治司空侍郎迴翔游貳司農主秋試士及江南西癸未禮部文昌祿司詔爲館師教庶  
吉士文字職業公官齒齒公之得人喜標榜天子知公小心獲獎造膝數陳善全其類人間溫樹公則  
不對公掌宗伯卽地官真公曰守官胡赫赫聞朝廷求書廣張四庫錄於武英殺青竹素命公總事萬卷  
手校一字三承目治無眊同升翰林進士改銜公之推轂士不滯淹推公之心徧報宿學聽其言善休休  
未遑公遶清時以文字達金馬石渠饜飢殍渴天子嘉公蕃錫及屋堂懸御書二十四福門生更端福來  
頻頻公曰及茲昭我聖恩如何俄延一仆不起莊生蝴蝶傳語仙矣薨聞悼惜十人釀酒曰且倚用年胡  
不久書局設置毋改曰因帝之知公公歿逾聞凡我同官逮於僚屬餞公神歸煙水極目清醴潔肴公歸  
尙格執紼送南鬱蔥佳宅

祭蔣文恪公文

嗚呼。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惟公有之。相我太平。惟公起家。相國元子。天之所生。世濟其美。良金爲品。良玉  
爲德。學在於家。器成於國。早歲登第。大文大名。鳳皇翩翩。來儀禁庭。在雍正年。文肅薨位。世宗震悼。哀榮  
孔至。詔公葬畢。就職於朝。翰林清切。其望遂高。今上卽阼。學士得人。內則貳卿。外則撫軍。於楚之南。帝試  
以事。公行肅肅。宣布德意。帝曰。汝賢。汝官於都。貳卿正卿。司徒相予。初參政事。乃命以相。黑頭三公。中外

仰望公之在相。天下大釐。寅清百職。和會四夷。方今天子。文武神聖。王師西伐。恭於前訓。俘其大長。關我  
版章。二萬餘里。西極享王。卷髮睥目。佩劍入侍。五色天馬。流汗噴沫。功成告天。全付有家。山海萬國。梯航  
無涯。十年以來。惟公入相。天子眷之。恩澤予貺。御書以賜。曰汝章平。汝繼汝父子孫。逮會汝膺多福。其相  
予治。文敷武成。公逢其會。古之相業。不見於外。又考其人。以論其世。唯公之時。事聖天子。殊恩異數。罕與  
倫比。唯公之賢。天子任之。自始而終。益隆不衰。疾視其寢。歿臨其斂。古禮禮臣。公其無憾。嗚呼我公。篤於  
文章。愛士之意。休休可忘。通籍以往。屢典文事。入校出考。再主會試。自戊而庚。天辰一周。得士曰盛。國珙  
天球。奇材樹立。唯公收羅。受之以谷。長養太和。公時從容。進門下士。賜第周遭。芙蓉綠水。公乃命酒。間以  
習射。倡酬歡甚。宴笑卜夜。顏色孔和。風度則偉。哲人其遠。門牆尙邇。公之備福。年五十餘。何如日月。我公  
不居。公於天下。幹輸元氣。不獨吾徒。知而流涕。薦酒爲文。爲公誦之。神靈來格。以慰余悲。

### 祭錢公文

嗚呼。武肅後人。族大於蘇。錢公特起。文采甚都。公之名父。庸亭先生。仁廟之初。以鴻儒徵。生子五人。公居  
第四。白眉尤良。秀出羣季。惟公之才。碧珠丹璫。文章早成。驚其長老。公有仲兄。既貴爲郎。喜謂弟言。我家  
珪璋。遂以公名。上薦於朝。先皇召試。千古之遭。公足於學。復此奇遇。濡染大筆。典則以麗。喜雨賦成。天子  
色霽。賜之筆硯。凌雲莫比。詔汝兄弟。舉不避親。汝往於蜀。欽哉治民。公拜手言。臣有老母。願官近省。敬佩

墨綬。爰改命浙爲嵎縣令。新劬一發。刮除民病。公仕未久。遽聞母訃。泣血長號。奔喪以去。公之至性。篤於本根。風樹之感。養不逮親。自此以往。澹於榮祿。服闋三年。家居不出。公善文章。復工於書。恬然終老。筆墨自娛。後學諸生。執經日進。侍立弟子。冠珮憲憲。公之立心。揚清掩濁。盛德所薰。金玉渾樸。且其生平。仗節好施。里中故人。以爲依歸。以此益貧。壯遊四方。名山大川。胸中所藏。家無長物。有子早卒。兩孫成人。錦鶴翠鷄。公六十餘。倦遊乃歸。明年長孫高舉。崔巍越歲。甲戌。遂成進士官。於武部。迎公至止。公以文名。卒老於遊。再世而貴。天道之周。孫官清貧。公顧而喜。晚歲以往。詩格益美。令婦上堂。孫婦踵後。奉養旨甘。公可以壽。如何不弔。孫婦云亡。大年深悼。公歸帝鄉。令孫萬言。實承公重。斬焉衰絰。惟有長慟。神傷如何。況此毀甚。公鑒萬言。嗟何以任。某等仰公。令孫同年。不見我公。惟慰萬言。敢致此詞。以爲公奠。公鑒斯文。來享薄薦。

祭莊公文

嗚呼。二宋之家。兩蘇之父。天文人美。曰以德聚。惟常之郡。吳都會所。峩峩莊氏。族望室巨。抱珪曳組。名聲隆隆。越幾百年。實生我公。公生而成。有德旣豐。若珊瑚枝。暢茂海中。少奇於文。長篤於學。爲名進士。詞館卓犖。鸞孔之羣。高鳴鸞鷲。篇章明富。燦爛晴旭。時惟世廟。詔於吉士。有能治民。予用嘉美。或以公言。帝曰。汝史。汝令於畿。予嘉汝理。公乃承命。最於其官。乃咨出守。乃巡台溫。朝廷知公。幾歲數遷。公仕所至。其德

在民公既老壽。乃引年歸。南北之人皆曰公宜。到今言者無有異辭。公之盛德不媿厥司。嗚呼我公其施未大。良金完玉。石隱沙射。精理闔苞。畜極而罅。曰顯於令子。雙美無亞。惟宗伯公爲公冢子。黻黼之學。佐乎盛世。其仲本淳。列官學士。梧桐鳳凰。天子所使。二子在朝。公老於南。士林想慕。古之達尊。聞公誨子。致書每云。以正服官。以謙持身。以故公德足致其福。丙子鄉試。使者四出。本淳奉命。有閩之役。宗伯於浙。若先後躅。二子將事。道並出常。陳詞省親。天子所詳。曰汝畢試。徐來弗遑。異典盛事。伯仲肅將。使道還家。留十餘日。公與夫人朱顏黃髮。六親咸來。吳語滿室。天錫之榮。公德之實。如何不弔。公之逝矣。嗟德之延。胡數之止。初有術者曰公兆美。必第一人。足應厥祉。公廷試時。其名早聞。或以第一告。公退禱神。願廣此福。錫我族人。傳者則妄。公意之純。及宗伯第。名在第二。本淳繼之。遂冠廷試。天道往復。其理甚祕。如公隱德。昭哉有自。某等仰公與本淳友。屬年冢子。知公之厚。吳雲蒼茫。無由奠酒。爲文以祭。長望南斗。

### 祭周先生全錫文

嗚呼。於越之遷。嘉禾之原。代有名德。啓我達人。惟周得姓。原本忠厚。善積餘慶。發也必久。我周先生。有德而純。詩書之效。成於子孫。先生有父。自稱澹園。三以禮飲。坐於鄉賓。以故孝友。世世載之。生我先生。鬱爲儒師。先生父喪。骨立嘔血。事伯兄謹。不觸顏色。指繁齒衆。別屋乃容。兄命卜居。梅花涇中。先生奉母。馮太安人。屋火而構。數楹初成。兄年且高。遭無賴誣。迎兄來事。皤然歡娛。馮安人終。哀餘禮盡。來觀喪者。感而



涕隕先生學成數困有司。明月之珠網漏夜輝。先生有子皆能文章。琅玕樹三。羅寒翠堂。父子四人。播書萬卷。晨提夕哦。聚星上見。使者來部。咸知其名。經師家授。兩漢諸生。試輒高等。屢舉不選。先生笑言。吾學無落。諸孫跟之行。謹詞放。萬人之敵。其軍始壯。身力孝弟。奇文滿門。先生樂之。幾於忘貧。百尺之桐。九折之水。直上五雲。旁潤九里。乾隆辛酉。伯貢太學。庚午。伯仲。鄉舉同錄。明年禮部。仲魁天下。廷試三人。遂掩羣雅。覃恩歲申。薄海內同。其時先生以翰林封。惟先生德報始及之。季子諸孫。科第摘髭。癸酉。仲萎。甲戌。伯榮。暨弟三孫。進士實成。伯官於衢。孫入翰林。先生之學。既得於今。聞之有道。不急於聞。其中汪洋名流。若奔。不貴其名。亦貴其實。先生之家。古人之吉。如何天道。或未可言。仲之歸省。中路溘焉。伯之在衢。感鬪不返。骨肉痛傷。賢者可免。況我先生。年已七十。少而持喪。口血尙溼。令孫服闋。勉之就官。誰與呼起。失我賢人。側聞先生。其行曲至。慕古人法。爲田以祭。族有不率。與之以杖。薰而善良。孰忍不向。姊氏早寡。撫其諸孤。四十餘年。如一日。初言於當事。邑設書院。里中文學。冠佩憲憲。葺乃學舍。濬乃城隍。人之所難。先生身當。手書古文。編爲家訓。遇物以誠。莫見喜愠。凡先生行。偉哉古人。其後將大。先生之醇。某等聞風。先生云遠。令子暨孫。後先同館。詩稱不瘳。不見則病。職在鉛槧。當傳獨行。生芻一束。其人如何。作此奠詞。以助緜歌。

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嗚乎。己巳之臘。余壻於王。贊鴈反馬。夫人在堂。外舅外姑。乃侍在旁。余觀夫人。威儀正方。其明年秋。余又至泉。日詣東室。凌晨笑言。椀茗榼菓。手授之餐。操作絮語。見其廉勤。惟聖母壽。天周辛未。晴陽金地。照曜綵縹。九海老人。祝釐咸會。夫人乘輿。來觀來莅。乃至余家。語其女孫。喜得見此。生七十年。又言北人。地爐畏寒。謂余製之。玉體自珍。余戰棘闈。是時三北。壯於爲文。風聲火色。嚴冬鬪藝。犯雪相覓。感夫人言。亦不遑息。比歲癸酉。余舉於鄉。駕言至止。夫人喜迎。壽眉黃髮。顏色甚康。款曲累日。上壽之祥。余官於朝。四年於今。玉堂清暇。洵水阻深。間剖鯉魚。起居寄音。如何春暮。凶問怵心。始人之來。謂苦河魚。晚歲患此。知其可虞。果以訃至。并外舅書。命筠爲銘。潛然嗟吁。余則不文。夫人惠我。重長者命。欲辭其可。金石垂示。必書其大。有懷不盡。請書碎瑣。夫人之家。鴈門得姓。少小知書。不喜妝靚。翠輶御歸。燕私相敬。孝於堂上。得之天性。君子服官。夫人相謂。二親老矣。子行我侍。自爲學官。大夫既貴。親行則從。反亦與至。子官奉天。欲以輿迎。夫人曰。否。姑在不行。以禮御下。不見色聲。孝成其賢。非爲令名。夫人三子。其一已出。撫之如一。如鳴鳩。七中子之隕。夫人自失。過時而悲。以逮於疾。故其既終。二子毀哀。同聲一慟。聞者徘徊。夫人誨子。用嚴不移。諸子成立。夫人之思。夫人生平。好禮釋氏。服御齋潔。蚤夜拜跪。時時危坐。儼然色喜。諸孫雜列。治家以禮。落落大者。人難具有。夫人能然。得天者厚。城北王氏。爲邑姓右。族大指繁。見此賢母。筠以職事。弔不身親。不執紼送。如何可言。女孫會葬。陽月上旬。令致不腆。奠以斯文。

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逝。歲已再易。筠始走哭。奠於柩側。往昔羈官。欲至不能。去秋遘喪。隙駟倏驚。迨於今茲。始獲一來。母儀邈矣。惟堂尙開。憶己巳春。筠在甥館。夫人肅見。言笑款款。百兩旣歸。夫人送之。其秋反馬。在寢之西。嘉羞潔餌。夫人手擘茗椀酒杯。惟余所適。是時下元。月掛青箱。翁呼余登環峯夜明。引白移輪。更酌於房。出步中庭。燎燭在堂。翁坐於左。夫人舉案相莊如賓。退而竊歎。癸酉余往。夫人如初。筠以鄉舉。夫人有愉。比余職館。久不出都。自癸祖庚。八易居諸。內弟筮仕。板輿奉迎。辰秋母至。華髮星星。三年在京。相過頻數。夫人清甚。刻琢冰玉。余嘗從容勸進。薏藥。夫人笑言。我自知略。我年將老。無非平生。婦行惟庸。庶幾易能。行將就木。子銘勿忘。筠謂豈然。其信曷傷。吁嗟夫人。事舅姑敬。事夫以柔。得順之正。貴不以矜。富而能貧。王氏令母。有如夫人。謂筠爲文。以銘相屬。筠豈敢忘。書之總服。今者走哭。先此奠詞。爾壻爾女。夫人牖之。

祭茶陵彭母譚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嬪於有彭。竟陵所望。來茶王城。僉曰配德。曰歸夫子。旣宜旣睦。相我公家室。公生嶷嶷。有文光芒。景軸載腹。傾五色腸。夢賦大人。其聲摩空。中閨相答。乘雙鳳龍。旣選於鄉。登名春官。瓊琚戛搃。玉堂清安。惟時夫人。雅職中饋。考評精簡。韓張高會。天子命公。司文軌則。浙水東西。蠶貝翡翠。浸以經術。敲

其光華。夫人偕行。清瑟相和。公屢有命。於屏於藩。帝曰。汝來。綸綍予宣。公之再罷。留於京師。帝曰。嘉汝。總是憲司。出朝入息。莫不嘉柔。大帶纒紆。鳴璜酢酬。公年逾耆。其歸徐徐。夫人始來。歸則與俱。禮稱從夫。夫人之正。年均以貴。天命攸慶。公之實學。後進同仰。夫人相之。配德無爽。扶風笛孤。東野模折。如何夫人。不延而逝。公之立朝。以人是取。斷斷愛才。不啻其口。以故及門。羣材爛然。松栢桐題。匠伯鑿觀。凡我後生。私淑自喜。聞公之風。爲夫人誄。韶山女遐。湘江娥永。角鯉咸池。文鴛悲井。陳酒有罇。覆殺有窟。敢以斯文。奠之天南。

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

嗚呼。曾稽之史。歸道墟章。自宋以來。兩族相望。史以才顯。生女有德。如謝家昆。陳詩麗則。姊迂其言。父曰。耐思。第九在室。自樂縞綦。問言所志。布襍短袂。使持井臼。古桓孟類。所好書聲。嫁得秀才。驥衢先生。士曰。闕哉。先舅早世。君姑曰沈。仁及盜僮。勿取釀藩。乾餼在困。若貧可取。用厚薄財。室懸樁柱。出鏡奩餘。供旨與甘。姑歸自杜。圍燈佐談。姑榻說史。夜深進酒。來朝石饌。婦拮据有。姑復手記。米鹽零屑。婦悉背絜。市簿手抉。月日不淆。逋貸不隱。鞅法武兵。家治以謹。一粟一絲。我竭無假。貧富賤貴。不改曰雅。常佐族母。司祭支三。章氏父老。不如婦諳。手定祀。傳於其家。姑匱。十倍加。夫子北遊。三年鄉舉。歸來篝火。哦答紡語。再捷禮部。壬戌罷歸。十年教授。賓豆出閨。史之諸昆。嘆傑丈夫。章之舉族。曰賢莫如。辛未夫仕。湖北

應城不枉民獄。不撼警兵。夫人坐相。諸諷則中。謙不外言。相玉矜重。擢節日食。室械一匱。餘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罷。代者苛責。發千金償。識遠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天地出財。裒益富貧。君一甞來。以一甞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不殊官時。昔不知糲。今精不知。有子學誠。戊子舉副。夫亡從子。京師家就。章僑於北。亦數十家。拜母於庭。嘖嘖嘆嗟。史有諸子。謁選於都。曰我少聞。異哉九姑。學誠舉鄉。遂成進士。今年戊戌。謂母□子。母雖色喜。勉以謹正。自幼誠之。自百家姓。□其□語。成學誠學。古賢母誨。匪博而約。吁矣母逝。吾儕綴文。表此彤史。慰子學誠。

祭李孔揚之母朱太宜人文

嗚呼。於越之族。輒大於燕。不於京師。京之西偏。惟北都會。南取其英。仙李之根。大蟠而成。同人先生。善詩工書。猶子蔚堂。詞摛諫杼。諫不以名。詩惟其實。曰太宜人。教之有日。太宜人節。在中年守。贈公不祿。三孤左右。諷之一經。無厲顏色。母欲無言。子恭抑抑。徐徐請母。兒得無罪。母曰改之。子奮益倍。三子皆立。少者顯通。母節以貴。獬服僮僮。繪此觸邪。用旌永貞。五色書之。子揚母名。母詔蔚堂。汝母直沽。以父厚德。長汝諸孤。汝數奉命。出試省士。汝母失人。子繼父志。蔚堂謹受。校士篤勤。點竄朱紫。輒選聞人。其在臺中。矩矱退進。不撫無實。僚友成信。人曰母教。習貫成之。惟母曰宜。足以名之。母事君姑。克養惟孝。姑曰兒死。兒不死。宵視事我婦。如兒事我。孝子孝婦。人曰母可。八十有三。天壽之優。如何不延。感嘆黨州。薦酒設殺。再拜

以起。式我之鄉。符古女史。

祭同年錢萬言婦張安人文

嗚呼。安人之悼。文通擬之。惟吾萬言。多情益哀。言唁萬言。備聞其語。與其安人。佳哉賢侶。安人氏張。同蘇之人。年十又九。曰歸於錢。萬言書生。其家故貧。有祖暨母。孤於厥身。安人在家。長於母氏。無父同悲。相憐我爾。自其來歸。爲姑所愛。敬事王舅。必先其意。萬言少年。文章凌發。水心之劍。光偭寒月。安人奇之。子文可喜。晉鄭萬頭。一揮可洗。萬言愀然。今試癸酉。吾知吾文。吾貧無友。安人笑言。子勿爲意。勉張子軍。試事可計。退而自謀。辦搗嫁飾。非我所蓄。不有今日。珊瑚之釵。爛爛生光。照以秦珠。金菱中央。出贈萬言。萬言駭然。子用治裝。勿復遷延。萬言遂行。試名上列。歸自棘院。老人愉悅。安人勸之。子無懷安。成名京師。相見明年。盡出嫁衣。我以子遺。萬言乃行。應禮部試。果成進士。官於武部。麒麟之材。馳驟天路。萬言請急。暫還於里。惟祖暨母。撫之益喜。退與安人。相見惻愴。安人笑言。我鑒不爽。此事故奇。傳爲佳語。至今萬言言之。惻楚。回翔鄉土。就官於京。奉祖與母。安人偕行。舒舒翠幘。先以鵝舫。晨雞宵燭。鳴珮以相。郎官清曹。其貧益甚。茶竈蔬盤。安人所任。安人素羸。拮据致疾。萬言服官。不令煩鬱。病勢輾轉。久而不支。萬言乞藥。小愈復危。良醫卻走。漫餌無力。安人致辭。子費無益。安人雖病。甘旨弗缺。王舅君姑。憐之莫活。昔王舅疾。舉家倉皇。安人祝天。已而壽康。至是姑氏。復染時疫。安人臥牀。湯藥手擘。夫其純孝。天性蓋然。君姑之愈。安人

不延。姑起視婦。執手與訣。萬言多情。夫何可說。同年弔之。萬言泫然。曰。實佐予。相莊十年。予祖。予母。愛憐而悲。豈曰能順。不知其違。嗟乎。安人德長年短。萬言悼甚。魂兮無遠。凡同年友。來唁萬言。酌酒於卮。荐穀在盤。爲文以祭。謹著懿美。安人鑒之。萬言其慰。

祭尹均之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我友佐平。實有賢母。相其三世。以昌其後。佐平在官。古貌而雅。同年稱之。以爲長者。歲次丙子。母年七十。萬里稱觴。賓客咸集。筠起爲文。鏗鏘動聽。佐平拜言。余母實稱。今又六年。佐平聞赴。匍匐天涯。地圻無路。同年致弔。屬筠爲詞。佐平告余。泣血而悲。曰。外氏王。爲南豐令。母生大家。天性端正。外王父喜。試以家事。黠嫗巧婢。肅然進退。十七來歸。與父相莊。青絲三百。白璧十雙。斂抑貴盛。謹執婦禮。榛栗棗修。雞鳴蚤起。事我王父。暨王母楊。是時王父。謁選當行。行橐如洗。踟躕未發。新婦告姑。請鬻釵帕。以佐舅行。王父就車。從此服官。王母與俱。令吾父母。留視松楸。家政大小。吾母所優。吾父少年。擁書萬卷。卜築城東。其文善戰。招諸名士。朝礪夕磨。吾母著酒。旣旨而多。出飲諸公。莫不盡歡。咸謂吾父。君夫人賢。丁酉鄉試。父舉巍巍。踰年報罷。王父母歸。北堂榮榮。松柏逾茂。吾父吾母。晨昏先後。是時先祠。丹堊剝落。老屋過夏。風雨撼擢。王父顧之。父知其意。越召匠人。下砥上戴。吾母率婢。炊薪飯工。揮汗不休。晷照入櫳。久之屋成。王父意舒。吾母之勤。猶在敝廬。先王母卒。侍疾侍斂。哀禮之餘。三年奄奄。王父命父。服除當仕。父意遲遲。母曰。

夫子君舅老矣。我代子職。諸兒我教。君勿刺刺。父官粵西。獨吾母居。問安供食。擇所嗜儲。手和以奉。不假諸婦。王父曰嘻。如子左右。我先王父。好義平生。母得其意。先於別聲。每有所屬。趣命諸子。既辦以告。王父色喜。曰我諸孫。事之當意。母之孝思。曲折乃至。比王父卒。八十有五。吾母治喪。無悔歸土。父奔喪至。一慟而蘇。徐問棺身。及屬纊初。母泣而告。父益泫然。恨我不死。子庶罔讐。終喪不出。家居歲九。父卒。母老。古云嘉偶。自吾父終。母六十三。天寒竹爐。爇火夜談。乃謂諸兒。吾老且死。兒讀父書。庶幾吾慰。汝家祖父。以一經傳。析薪不荷。或赧於顏。當中夜思。爲顯揚計。使未亡人。得見下地。鍵諸兒戶。不令出遊。祿在言行。所戒薄浮。身先諸婦。勤於操作。吾母終身。志在澹泊。歲在癸酉。均舉於鄉。獲成進士。官爲庶常。吾母馳書。勉以稱職。當師昔人。文章報國。均愧母言。改官需次。庚辰。兄增。以鄉舉至。兄弟執手。問母當安。兄言。吾母神明。珊珊米鹽。瑣悉秩就。條理遊子。聞之。累日狂喜。如何吾兄。下第將歸。吾母赴至。五內崩摧。聞母無疾。四月初九。不豫。小臥。進淺良久。起命諸婦。沐浴朝服。坐於中堂。盡召親屬。曰告增均。四方有志。勿爲吾慟。吾今當逝。嗚呼。吾母。始終念兒。兒在萬里。如何其悲。子工古文。爲誌母藏。筠再拜諾。復於佐平。備聞子言。母誠賢母。孝於舅姑。爲夫良友。卒以母教。教子有立。相乃三世。德與古及。是曰無憾。筠當著之。子歸萬里。勿毀而哀。溟水漫漫。雲山萬重。待子執紼。乃安幽宮。余豈能文。重子之請。交子兄弟。知母概梗。先舉母行。書以致奠。酒清殺潔。靈兮毋遠。



簡河先生祖籍蕭山。曾祖來京師。父文炳。入籍大興。官陝西盤屋縣知縣。先生生於盤屋。九歲返京師。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異同。先生不欲以文人自隘。而其文博於考辨。反復不休。觀賦頌諸篇。喬皇典麗實。一代不朽之作。尤精於小學。在安徽學政任時。序刻舊本許氏說文。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以爲士子津梁。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先生倡之。河間紀文達公成之。天下之言實學者必推二公。故先生之名與文達埒。生平著書多未就。餘稿亦散佚不傳。文十六卷。子錫庚編次。又彙輯當時諸名流所作表狀傳記爲一卷。冠於首。先生負異才。受高宗知遇之隆。未獲大用。其請正經文。訪求遺書。諸奏疏。裨益學校不淺也。嘗督學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爲盛事。閩士攀轅走送。數百里不絕。又人各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名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生平之學問行誼。可想見已。光緒十三年丁亥端陽後三日王灝謹識。